杜詩批解 十二

共四

纂註杜詩澤風堂批解卷之二十三

寄從孫崇簡 〔鶴〕曰似是大曆二年作時在赤甲瀼西也

嵯峨白帝城東西南有龍湫虎溪 〔批〕起亦高 〔夢弼〕曰龍湫乃龍潭也 吾孫騎曹不記馬 記一作騎 〔修可〕曰世說王子猷爲桓冲騎曹叅軍桓問曰卿署何曹答曰不知何曹時見牽馬來似是馬曹 業學尸鄉多養雞 〔夢弼〕曰劉向列仙傳祝雞翁居尸鄉北山下養雞千餘頭皆有名字暮棲樹上晝放散之欲引呼名即種別而至 龐公隱時盡室去 〔夢弼〕曰漢逸民傳龐德公居峴山之南夫妻相敬如賓荊州劉表延請不屈遂率其妻子登鹿門山采藥不反 武陵春樹他人迷 〔朱〕曰武陵挑源也漁人迷路而入 與汝林居未相失近身藥裹酒長携牧叟樵童亦無賴 〔夢弼〕曰無賴謂無所持賴也 莫令斬斷青雲梯 〔夢弼〕曰托言勿相踈絶也謝靈

運詩惜無同懷客共登青雲梯【澤堂】曰青雲梯即登山梯登勿令斬斷以致丁寧候訪之意

奉送卿二翁統節度鎮軍還江陵【鶴】曰卿二翁姓崔乃公舅氏嘗權夔州當是大曆二年作

火旗還錦纜【洙】曰龍旂九旒以象大火諸侯所建鳥旟毛旒以象鶉火州里所建【趙】曰火旗朱旗也還錦纜則軍從舟中歸矣白馬出江城【趙】曰指言卿二翁也龍德好騎白馬號白馬將軍嘹唳吟笳發蕭條別浦清【澤堂】曰別浦如別路離亭之語寒空巫峽曙一作明落日渭陽情【趙】曰巫峽言夔州渭陽言長安所以懷卿也【夢得】曰詩秦風我送舅氏曰至渭陽留滯嗟衰疾【趙】曰嘆其留滯於夔也何時見息兵

白帝樓【鶴】曰大曆二年歲晏作

漠漠虛無裏【洙】曰陸機詩街巷紛漠漠連連睥睨侵【趙】曰睥睨城上女牆也侵

箇

則侵虛無之裏言其高也【澤堂】曰樓光去日遠峽影
狀高城繚繞隱暎之態無以易此
入江深【澤堂】曰城在高絕下臨陡削故城樓光影落
地極遠於日峽影則又深浸江心此兩句兩
景
意
一臘破思端綺【夢得】曰謂思得一端之綺可以爲
禦寒之具也【沫】曰古詩客從遠方
來遺我一端綺【澤堂】曰
欲造春衣非欲禦冬
春歸待一金【批】春歸待一金
可念臘破思端
綺非工部全集孰謂此語堪解乎【夢得】曰
謂待得一鎰之金可以充賞春之費也
去年梅柳
意還欲攪邊心【夢得】曰攪古巧切亂
也【沫】曰詩秖攪我心

夜歸【鶴】曰作於
大曆二年

夜來歸來衝虎過【批】非癡
非狂語
山黑家中已眠臥傍見北
斗向江低【夢得】曰夔在西南
故旁見北斗低也
仰看明星當空大【[illegible]】曰
明星
夜半則見【夢得】
日謂夜將闌也
庭前把燭嗔兩炬嗔一作喚【澤堂】曰後
漢廉范傳交縛兩

炬喚字是須溪曰峽口驚猿聞一箇白頭老罷舞復歌趙曰罷讀曰疲之杖藜不睡誰能那須溪曰不睡不可奈所以舞復歌也

夜聞觱篥鶴曰觱必吉切篥力質切曰大曆二年夔州作

夜聞觱篥滄江上師曰樂部觱篥者笳管也卷蘆葉為頭截竹為管出於胡地制法角音九乳漏聲五音咸備唐編八卤部名為笳通典觱篥本名悲篥出於胡中其聲悲東夷有以卷挑交為之者衰年側耳情所嚮鄰舟一聽多感傷塞曲三更欻悲壯趙曰胡笳有出塞曲入塞曲也積雪飛霜此夜寒孤燈急管復風湍師曰風湍謂風雜湍水之聲君知天地干戈滿一作地下不見江湖行路難湖一作湘趙君知干戈如此則不復恨行路矣實歷嘗然

前苦寒行二首鶴曰大曆元年正月在雲安作

漢時長安雪一丈牛馬毛寒縮如蝟 修可曰西京雜記漢元封二年大雪深一丈野中鳥獸皆死牛馬巻縮如蝟 鄭曰蝟于貴切蟲似豪猪者 楚江巫峽冰入懷虎豹哀號又堪記 夢弼曰楚峽地暖從來無雪今乃如冰入懷虎豹之類哀號此又堪記其異也 澤堂曰漢時所紀今亦可續 秦城老翁荊楊客 朱曰老翁自稱也公杜陵人乃秦地也 慣習炎蒸歲絺綌 夢弼曰歲暮而猶衣葛衣也 玄冥祝融氣或交手持白羽未敢釋 趙曰以楚地多熱故也白羽言扇也 夢弼曰玄冥冬神祝融夏神 澤堂曰善謔

去年白帝雪在山今年白帝雪在地 鶴曰舊史永泰元年正月雪盈尺二年正月大雪平地二尺永泰元年白帝之雪公雖不見殆得於所聞也 夢弼曰在地則甚於在山矣 凍埋蛟龍南浦縮 趙曰水涸少也 寒刮肌膚北風利 刮一作劄 楚

撳　灰

人四時皆麻衣【趙】曰楚地多熱故四時麻衣以雪為訝也楚天萬里無晶輝三足之烏足恐斷羲和送送將安歸【趙】曰淮南子日中有踆烏註踆趾也羲和日御也以雪而烏足斷則羲和馭日車失其所歸矣皆以形容雪深之意

晚晴【鶴】曰大曆二年冬作

高唐暮冬雪壯哉【夢弼】曰高唐觀在夔州舊瘴無復似塵埃【洙】曰峽中每氣瘴起如塵埃翳天【澤堂】曰瘴氣遇雪則消崖沉谷沒白皚皚【夢弼】曰皚魚開切說文雪霜白貌班彪北征行涉積雪之皚皚江石缺裂青楓摧南天三句苦霧開赤日照耀從西來六龍寒急光徘徊【洙】曰六龍日馭也【澤堂】曰寫出寒苦意態照我衰顏忽落地【澤堂】曰既照顏復照地皆言短日寒影徘徊不定之狀以興下句飄零委絕之感口雖吟詠心中哀未怯及時少

年子揚眉結義黃金臺[宋]曰燕昭築黃金臺以禮郭隗汨乎吾生何飄零支離委絕同死灰[批]意甚悲語甚澀[宋]曰支離言不為時所用也莊子支離其形心可使如死灰[澤堂]曰他人富貴不足惟何其獨使我貧賤此極耶極怨之辭

復陰[鶴]曰大曆二年冬作

方冬合沓玄陰塞昨日晚晴今日黑[夢弼]曰合沓相繼貌謂冬來陰氣盛欲作雪也萬里飛蓬映天過孤城樹羽揚風直[夢弼]曰謂屯兵建旌旗也江濤簸岸黃沙走雲雪埋山蒼兕吼[夢弼]曰兕序婦切爾雅釋獸兕似牛一角青色重千斤君不見夔子之國杜陵翁牙齒半落左耳聾[宋]曰夔州古夔子國也[夢弼]曰甫自傷衰老而遇苦寒也

後苦寒行二首[鶴]曰同上年作

南紀巫廬瘴不絕【夢弼】曰詩南國之紀巫廬二山也太古以來無尺雪蠻夷長老怨苦寒崐崘天關凍應折【夢弼】曰崐崘為天柱崆峒為天關玄猿口噤不能嘯白鵠翅垂眼流血安得春泥補地裂【夢弼】曰地以凍裂故欲得春泥以補之甫托意言賊割裂州郡也

晚來江門失大木門一作間猛風中夜飛白屋【夢弼】曰白屋謂以白茅覆屋也天兵斬斷青海戎殺氣南行動坤軸【鶴】曰按史永泰元年吐蕃回紇党項羌渾奴刺寇邊郭子儀等敗之殺伐之多故有是句蜀為坤維所以運動坤軸青海戎指吐蕃不爾苦寒何太酷【洙】曰疑殺戮太過也巴東之峽生凌澌【夢弼】曰澌音斯流氷也彼蒼迴幹人得知幹一作斡【批】兩首兩操自然【夢弼】曰彼蒼迴幹謂春至也甫意殺氣盛故大寒且知春至而喜也

陽

元日示宗武 [鶴]曰公以大曆三年正月出峽而今詩云不見江東弟高歌淚數行則是其年作

汝啼吾手戰吾笑汝身長 [夢弼]曰啼而手戰以病也故笑其身長喜其長成也 [澤堂]曰言吾病而汝為之悲云爾非兒啼也

處處逢正月迢迢滯遠方飄零還栢酒 [批]一作葉[洙]曰庾信詩栢酒隨銘至椒花逐頌來[君]曰崔寔四民月令曰元日進椒花酒椒是玉衡星精服之令人身輕能走栢是仙藥進酒次第以年少者為先

衰病只藜床 [洙]曰管寧家貧坐藜床欲穿為學不倦

訓諭青衿子 [洙]曰鄭國風青青子衿毛註青領也

名慙白首郎 [洙]曰前漢馮唐以孝廉為郎中署長事文帝帝輦過問唐曰父老何自為郎家安在具以實言[夢弼]曰謂為尚書員外郎而老也

賦詩猶落筆獻壽更稱觴 [洙]曰潘安仁賦稱萬壽以獻觴

不見江東弟高歌淚數行 [公自註]弟豐在江左

無消息

又示宗武鶴曰按公至德元載遣興詩云驥子好男兒前年學語時今詩云覓句新知律攤書解蒲床乃八九歲時事至德元載至此十年宗武度方十歲同上篇爲寶應元年作

覓句新知律攤書解蒲床試吟青玉案洙曰張平子四愁詩美人贈我錦繡段何以報之青玉案莫帶紫羅囊帶一作羨洙曰晉謝玄少好佩紫羅香囊叔父安患而不欲傷其意因戲賭取焚之於此遂止假日從時飲洙曰假音架休假也澤堂曰此開慫接飲之意上篇同明年共我長應須飽經術已似愛文章十五男兒志洙曰論語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千弟子行洙曰史記孔子世家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曾參與游夏達者得升堂批老人語夢弼曰曾參則責以孝行游夏則責以文學子曰由也升堂矣余言三子者皆達於孔子之道而升堂所以明戒之

也東坡云韓退之示兒詩云開門問誰来無非卿大夫不知官高卑玉帶懸金魚所示者皆利祿事耳老杜則不然示宗武云曾參與游夏達者得升堂所示者聖賢事也

遠懷舍弟穎觀等 鶴曰大曆三年正月作

陽翟空知處荊南近得書 鶴曰陽翟縣屬許州穎之所在也荊南即江陵府有舍弟觀取妻子到江陵詩 積年仍遠別多難不安居江漢春風起氷霜昨夜除雲天猶錯莫花萼尚蕭疎 趙曰以興兄弟之離隔也 師曰玄宗篤友愛起花萼樓取詩常棣之意 對酒都疑夢吟詩正憶渠 鶴曰渠猶言伊蓋梁陳以来語庾信詩無事教渠莫相失 舊時元日會鄉黨羨吾廬 洙曰陶潛詩吾亦愛吾廬

大歲日 鶴曰按史大曆三年歲次戊申正月丙午朔則初三日為大歲日也此詩曰閶

闔開黃道衣冠拜紫宸正以新元而言當是三年正月初三日作

楚宮行將老巫山坐復春洙曰巫山夔州楚置巫山郡病多猶是客謀拙竟何人澤堂曰病多而猶作客可若謀拙如是畢竟作何等人閶闔開黃道衣冠拜紫宸杜尋常大體夢弼曰三輔黃圖宮之正門曰閶闔閶闔天門也宮門名閶闔者以象天門也希曰晉志黃道日之所行鶴曰唐紫宸正殿名後山詩話王摩詰詩云九天閶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子美取作五字云閶闔開黃道衣冠拜冕旒而語益工也榮光懸日月洙曰易繫曰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趙曰瞻天顏也天子之容謂之日月之光賜予出金銀愁寂鴛行斷趙曰公嘗為左拾遺今流落於外故云鴛行斷夢弼曰古詩廁迹鴛鷺行參差虎穴鄰趙曰公自謂在夔州乃與虎狼之穴相近也西江元下蜀趙曰楚人指蜀江為西江以其從西而下也北斗故臨秦修可曰長安上直北斗謂之北斗城

文

言瞻望其所不能及故自歎也

散地逾高枕【趙】曰指言居夔州是閑散之地也【澤堂】曰在散地不事干謁猶高卧

生涯脫要津【趙】曰古詩先據要路津脫要津則不在鷺鴛之行也

天邊梅柳樹相見幾迴新【趙】曰今在夔州凡三年矣故云幾迴新

喜聞盜賊蕃寇總退口號五首【鶴】曰按史大曆二年吐蕃入寇十月路嗣恭及吐蕃戰于靈州敗之詩云大曆三年調玉燭當是其年作

蕭關隴水入官軍【趙】曰蕭關在靈州之傍隴水則隴州之水【師】曰蕭關隴水皆秦地【夢弼】曰言吐蕃寇退而官軍盡入居矣

青海黃河卷塞雲【趙】曰青海在西即吐蕃之地黃河則自積石而往卷塞雲則無復戰伐而塞雲卷散也

北極轉愁龍虎氣極一作闕愁一作深【師】曰北極喻君言中國氣盛胡人愁恐也【洙】曰漢高紀范增說項羽曰吾使人望漢王氣其上皆為龍虎成五色【澤堂】曰深字恐是

西戎休縱犬羊羣【夢弼】曰西戎指吐蕃也

真　元　歌

贊普多教使入秦【洙】曰贊普吐蕃君長也【夢溪】曰使所吏切數通和好止煙塵【洙】曰按新史本傳至德三年吐蕃使来請討賊且脩好【夢溪】曰數色角切使朝廷忽用哥舒將殺伐虛悲公主親【批】說舊事【洙】曰吐蕃先為哥舒翰所殺不敢近青海【趙】曰開元末吐蕃金城公主薨遣使来告又因請和明皇不許以哥舒翰節度隴右翰攻拔石堡擒其將又破洪濟

崆峒西極過崑崙西極一作西北【趙】曰崆峒在西郡之西崑崙又在崆峒西極之西詩人大言其從化之地遠也驄馬由来擁國門逆氣數年吹路斷蕃人聞道漸星奔【趙】曰劉孝標廣絶交論靡不望影星奔

勃律天西采玉河【鄭】曰唐西域傳大勃律西與小勃律接【夢溪】曰勃律西羌國名謂勃律天之西乃采玉河所在應是于闐國也【夢溪】曰按唐書于闐國距京師九千七百里有玉河國人夜視

元 寘

月光盛處必得羨王堅昆碧盌最来多【鄭】曰堅昆國在康居西葱嶺北【趙】曰碧盌出堅
昆國舊隨漢使千堆寶少答胡王萬匹羅【批】更少也傾萬匹答之【趙】
曰舊日以千堆寶隨漢使入貢而中國所少答者特萬匹羅夫以蠻夷貢獻之多而中國賜遺之不費自
非服化從義而然乎
今春喜氣滿乾坤南北東西拱至尊大曆三年調玉
燭【夢弼】曰尒雅四氣和謂之玉燭玄元皇帝聖雲孫【師】曰爾雅仍孫之子為雲孫註
云輕遠如浮雲唐以老子為聖祖封玄元皇帝故曰聖雲孫

續得觀書迎就當陽居止正月中旬定出三峽
【鶴】曰當陽乃江陵屬邑詩云頌椒添諷詠當是大曆三年元日作
自汝到荊府書来數喚吾【夢弼】曰數所角反頌椒添諷詠【洙】曰

周庾信正旦詩椒花逐頌來禁火卜歡娛一作呼趙曰序言正月中旬定出峽於寒食必
相聚矣洙曰荊楚歲時記去冬至一百五日即有疾風甚雨謂之寒食禁火三日陸翽鄴中記云寒食斷
火起於介子推又云五月五日與今有異皆因流俗所傳據左傳史記並無介子推被火焚之事按周禮
司烜氏仲春而木鐸修火禁於國中今寒食節氣是春之末三月之極然則禁火蓋周之舊制呂曰童蒙
訓云杜詩如離虽蒙記憶烹鯉問沉綿不說作賦而說離虽不說寄書而說烹鯉不說疾病而說沉綿頌
椒添諷詠禁火卜歡娛不說節歲但云頌椒不說寒食但云禁火亦文章之妙也舟楫因人
動形骸用杖扶天旋夔子峽洙曰魚腹古夔子峽也春近岳陽
湖洙曰岳陽湖在巴陵發日排南喜傷神散北吁夢弼曰言起發之日安排
往南而喜神所傷者北望長安而不得歸也飛鳴還接翅夢弼曰以鶺鴒自況也洙曰詩
題彼鶺鴒載飛載鳴行序密銜蘆夢弼曰行戶郎切以鴻鴈自況也洙曰春秋繁露鴈有行

安

列傳云兄弟之齒鴈行淮南子曰鴈銜蘆而飛以避矰繳【澤堂】曰䕶頭引事故避冗長

俗薄江山好【批】無情者不變 時危草木蘇 馮唐雖晩達 終覬在皇都【夢弼】曰覬音冀見也趙曰馮唐公以自比其白首為郎也

人日兩篇【鶴】曰後篇云早春重引江湖興當是大曆三年作

元日到人日 未有不陰時【批】十字自是慘塞【修可】曰西清詩話云都人劉克窮該典籍嘗與客論云元日到人日未有不陰時人知其一不知其二四百年惟子美與克會耳起就架上取書示客曰此東方朔占書也歲後八日一日為雞二日為狗三日為豕四日為羊五日為牛六日為馬七日為人八日為穀其日晴主所主之物育陰則災少陵意謂天寶離亂四方雲擾幅裂人物歲歲俱災此春秋書王正月意耶深得古人用心

氷雪鶯難至 春寒花較遲 雲隨白水落 風振紫山悲【夢弼】曰山海經白水出蜀而東南入江漢廣縣綿竹註云地道

記有紫巖山綿之所出焉或曰白木紫山皆是地名 蓬鬢稀疎久無勞比素絲
[趙]稀疎久疊怨有態
此日此時人共得一談一笑俗相看樽前栢葉休隨
酒 [洙]曰見元日示宗武詩註[澤堂]曰休羨也言百葉泛酒而休羨也 勝裏金花巧耐
寒 耐與奈同[洙]曰人日造華勝相遺起於晉代見賈充李夫人曲云像瑞圖金勝之形又像西王母戴
勝也歲時記人日剪綵為花勝以相遺或縷金簿為人勝以像瑞圖之形 佩劒衝星聊暫
拔 [洙]曰晉輿服志漢自天子至百官無不佩劒其後唯朝帶晉書斗牛之間有紫氣雷煥曰寶劒之精
上徹於天 匣琴流水自須彈 [洙]曰琴有三峽流泉操[趙]曰伯牙志在流水鍾子期曰洋
洋哉舊註所引却是流泉操也[澤堂]曰劒雖無所用聊以自拔以浅衝斗之氣琴雖無知音不妨自彈以
寓流水之意也 早春重引江湖興直道無憂行路難 [趙]曰行路難古

曲名言以直道往之無往而不可也【澤堂】曰亦謔語言江湖路直不比人間行路也

江梅【趙】曰江邊之梅也如在嶺曰嶺梅在野曰野梅官中所種曰官梅而後之學者凡見梅便謂之江梅誤矣【鶴】曰大曆二年作【澤堂】曰此是江邊一樹垂垂發者耶客愁二字貼

梅蘂臘前破梅花年後多【澤堂】曰此記實絶知春意早最奈客愁何雪樹元同色江風亦自波【澤堂】曰江風作波亦言似梅故園不可見【夢窩】曰故園指杜陵之舊居也【澤堂】曰亦有梅意巫峀鬱嵯峨

庭草【鶴】曰未有放舟出峽之意當是大曆二年

楚草經寒碧庭春入眼濃舊低收葉舉【批】解不得【趙】曰言舊低附收斂之葉以春來而舉起也新掩捲牙重【趙】曰言新掩蔽而韜捲之牙以春而重也【澤堂】曰枯葉低而新者舉外葉捲而內芽已萌步屧宜輕過開筵得屢供看花

隨節序不敢强爲容 澤堂曰雖隨節者花而不敢强爲春容也

將別巫峽贈南卿兄瀼西果園四十畝 趙曰果園四十畝而公直擧以贈人此一段義事而古今未嘗揄揚公之義良可歎也鶴曰當是大曆三年作

苔竹素所好萍蓬無定居遠遊長兒子幾地別林廬雜藥紅相對他時錦不如 澤堂曰十字一意言前日花之盛開如此 具舟將出峽巡圃念攜鋤正月喧鶯末茲辰放鷁初 朱曰司馬相如賦浮文鷁揚桂枻註鷁水鳥畫其象於舟首以壓水怪 雪籬梅可折風榭柳微舒託贈卿家有 批謂卿家所有更贈君此意尤好 因歌野興疎 澤堂曰已與其園而賦詠其景物乃反以其所有贈之也不自有而與人自歎疎於野興也 殘生逗江漢何處狎樵漁 批語自可念

送大理封主簿五郎親事不合却赴通州主簿

前閬州賢子余與主簿平章鄭氏女子垂欲納采鄭氏伯父京書至女子已許他族親事遂停

鶴曰梁權道編在大曆三年

禁臠去東床 洙曰晉武帝為晉陵公主求婚謂王珣曰主婿但如劉真長王子敬便足珣對曰謝琨雖不及真長不減子敬袁山松欲以女妻之珣曰卿莫近禁臠初元帝始鎮建鄴公私窘罄每得一豚以為珎膳項上一臠尤美輒以薦帝呼為禁臠故珣因為戱王羲之傳太尉郄鑒使門生求女婿於王導導令就東床徧觀子弟門生歸謂鑒曰王氏諸少並佳然聞信至咸自矜持惟一人在東床坦腹食獨若不聞鑒曰正此佳婿也

趨庭赴杜堂 洙曰語鯉趨而過庭詩焉得諼草言樹之背註背杜堂也

風波空遠涉琴瑟幾虛張 公自註幾音泊 夢弼曰泊巨至切及也詩

妻子好合如鼓瑟琴渥水出騏驥【洙】曰漢武元鼎四年馬生渥洼水中崐山生鳳
凰【夢弼】曰淮南冥覽訓鳳凰之翔至德也過崑崙之疏圃两家誠款款中道許
蒼蒼頗謂秦晉匹【洙】曰襄二十七年傳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從来王謝
郎【洙】曰晉江左以王謝為冑族當通婚青春動才調【夢弼】曰青春謂少年也白首
鈌輝光【夢弼】曰公自傷鄭氏不遂也玉潤終孤立【洙】曰晉樂廣字彥輔人謂之水
鏡女壻衛玠字叔寶時號主人故時語曰婦翁氷清女壻玉潤【澤堂】曰指封珠明淂暗藏
【洙】曰漢鄒陽云明月之珠夜光之壁以暗投於道衆莫不按劍相眄矣【澤堂】曰指鄭女餘寒折
花卉恨别満江鄉【批】題意懇欵詩不盡興【補註】呂氏童蒙訓學古人文字須得其短處
如杜子美詩頗有近質野處如封主簿親事不合詩之類也東坡詩有汗漫處魯直詩有太尖新太巧處
皆不可不知【澤堂】曰恨别應作别恨

大曆三年春白帝城放船出瞿塘峽久居夔府將適江陵漂泊有詩凡四十二韻鶴曰詩言舟行所經之地至宜都而止則此詩作於夷陵也

老向巴人裏修可曰劉璋分三巴以夔為中也今辭楚塞隅趙曰楚塞指白帝城入舟翻不樂批言思歸之久得舟則快矣而臨別不可為情也五字備見反覆殊不用力觧纜獨長吁趙曰不樂長吁公自傷流離也窄轉深啼狖虛隨亂浴鳬趙曰舟轉於峽中之窄處其聞啼狖愈在深處矣舟虛隨冷谷之鳬謂之亂谷則非一二鳬耳石苔凌几杖空翠撲肌膚師曰空翠者垂空翠蔓疊也舟過戛人肌膚也壁排霜劒夢弼曰指言巫山其立如劒奔泉濺水珠杳冥藤上下濃淡樹榮枯神女峯娟妙鄭曰荊州記巫山有神女峯昭君宅有

無（阿）趙曰蓋年歲久遠不知昭君宅何在也鄭曰寰宇記歸州巴東有王昭君宅曲留明怨惜（一作別）夢盡失歡娛洙曰匈奴請婚於漢元帝以後宮良家子昭君配焉昔公主嫁烏孫令琵琶馬上作樂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昭君亦爾也其新造之曲多哀怨之聲宋玉神女賦曰楚襄王夜寢夢與神女遇其狀甚麗寐而夢之寤不自識趙曰此初叙其離夔州所歷之景吊古之事如此澤堂曰兩句通叙法擺闔盤渦沸補註擺捭通鬼谷子蘇秦學捭闔揣摩捭者開也闔者閉也渦烏禾切水迴也欹斜激浪輸洙曰南都賦川瀆則箭馳風疾長輪遠逝註輪寫也風雷纏地脉冰雪耀天衢批有壯麗意澤堂曰風雷水聲冰雪波色鹿角真走險狼頭如跋胡公自註鹿角狼頭二灘名洙曰左傳鹿挺而走險急何能擇詩狼跋其胡載疐其尾註跋躐也胡頷下懸肉進則躐其胡退則跲其尾惡灘寧變色高卧負微軀趙曰今遇惡灘寧不變色乎高卧則事有不測為負微軀矣澤堂曰惡灘已歎豈變色乎

高臥於舟有愧千金之軀也

書史全傾撓[補註]撓擾也 裝囊半壓濡 生涯臨臬兀 死地脫斯須[師]曰臬兀不安貌[澤堂]曰自擺闔以下至此乃冒險下峽之狀

不有平川決 決一作快[夔州]曰言變地險稍出江陵則平矣 爲知衆壑趨

乾坤霾漲海[定功]曰言水之渺茫潤遠矣[澤堂]曰如乾坤之霾於海氣 雨露洗春蕪

鷗鳥牽絲颺[夔州]曰鳴水鳥謂其羽如絲之白而颺漾也[趙]曰羽如絲也謂之牽絲則絲有牽之理 驪龍濯錦紆[澤堂]曰絲遊絲之屬如燕外晴絲卷是也錦水色也若云羽如絲鱗如錦則何異小兒聯句又灑龍乃寓景非目見安得狀其鱗耶

落霞沉綠綺[洙]曰謝玄暉晚登三山詩餘霞散成綺澄江靜如練 殘月壞金樞[批]奇險坡玉塔微瀾本出於此[洙]曰木玄虛海賦大明鑣轡於金樞之穴註大明月也金樞西方月沒之處

泥筍苞初荻 沙茸出小蒲[洙]曰謝靈運詩新蒲含紫茸[希]曰詩韓奕云其蔌維何維筍及蒲[補註]詩方苞方體

註苍甲而未折也茸如容切草生茸茸

鴈兒爭水馬 夢弼曰水馬生水中善行如馬陳藏器本草水馬生池中頭如馬形長五六寸蝦類也今所在池塘亦有之差小耳俗亦呼為水馬 夢弼曰水馬亦謂之海馬

燕子逐檣烏 洙曰檣桅木也 趙曰船檣上刻為烏形燕如逐之也

絶島容煙霧環洲納曉晡 澤堂曰環洲自一區而自有朝晡如陰陽割昏曉是也

前聞辨陶牧 洙曰顏延年七澤謁荊牧牧陶牧也地名 蘇曰王粲登樓賦北彌陶牧註陶鄉名郊外曰牧

轉眄拂宜都 洙曰劉備改夷陵為宜都

縣郭南畿好 洙曰路入松滋縣

津亭北望孤 趙曰懷長安也 澤堂曰以上歷敘山川至此停泊登覽此以下敘情事

勞心依憩息朗詠劃昭蘇 趙曰劃字開豁之意 補註禮記蟄虫昭蘇註蟄虫初出如暗而復明死而更生也 澤堂曰勞心幸依憩息朗詠而開昭蘇之境也

意遣樂還笑衰迷賢與愚 趙曰人情歷難險則悲憂逢平曠則笑樂當是時雖身之老志之衰矣豈

復論賢愚哉【澤堂】曰悲喜則以意消遣賢愚則裹飄耗而不識也此因景起興之界限也註者失之

蕭將素髮【澤堂】曰將攜也汩没聽洪鑪【夢弼】曰莊子太宗師篇以天地為大鑪

丘壑曾忘返文章敢自誣【夢弼】曰言老而有丘壑之興不敢以文章自誣也【趙】曰公以文章自任雖已亦不得而誣其不能也【澤堂】曰早有栖遁之志文章亦所自負此生遺

聖代誰分哭窮途【批】造次有體【趙】曰阮籍每行至路窮處輒慟哭而返【澤堂】曰不謂遭此聖代而反遭窮途之哭分限量也如不分桃花紅勝錦卧疾淹為客蒙恩早廁

儒【澤堂】曰雖今日淹卧而曾廁朝列諫諍見黜也廷爭酬造化【洙】曰王陵傳陳平謂陵曰面折廷爭臣不如君【趙】曰公言為拾遺時嘗論房琯有才不宜廢是為廷爭以酬君王顧遇之恩樸

直乞江湖【鶴】曰乞去既切【澤堂】曰以為樸直而乞與江湖故迫於險遠如此婉辭以致怨也

灩澦險相迫【鄭】曰寰宇記灩澦堆在夔州滄浪深可逾浮名尋已

已【澤堂】曰用接輿語

懶計却區區

【趙】曰肅宗以公言房琯忤旨出為華州司功而流落江湖迫灩澦逾滄浪而無意於浮名得遂其閑懶矣【澤堂】曰灩澦滄浪雖是舟行即景不列於惡灘之次而敘於乞江湖之下蓋以灩澦比世路滄浪起騷興幹運甚妙又浮名已已貼灩澦懶計區區貼滄浪言將避世而自潔也

喜近天皇寺丷**先披古畫圖**口

【公自註】寺有自晋王右軍書張僧繇畫孔子十哲形像【夢得】曰按渚宮故事張僧繇避侯景之亂来奔湘東承制拜右將軍僧繇工畫為郡之冠常於天皇寺栢堂圖盧舍那佛像夜有奇光發自屋壁又於堂內圖孔子十哲像識者謂右軍絶筆湘東鮑潤岳謂曰釋門之內寫素王之容雖曰神異無方豈可夷夏同貫僧繇笑曰吾誠偶然安知不利於後聞者莫知其旨及後周滅二教梁為附庸荆楚祠宇莫不毀撤唯天皇寺有宣尼像遂為國庠時人嘆其先覺嘗於此寺畫龍不時點睛道俗請之捨錢數萬落筆之後雷雨晦冥忽失龍不知所在唐朝閻立本工畫無對立本嘗至荆州視僧繇舊跡曰豈虛得名耶明日又往觀之曰猶是近代佳手明日又

往曰名下無處士坐卧觀之留宿其下十餘日而不
能去澤堂曰萬匀作對法亦承上接下盖傷今思古
之意

應經帝子渚〔之切〕曰楚詞帝子降兮北渚帝子謂堯女娥皇女英也舜之二妃同

泣舜蒼梧夢弼曰公之思舜深矣檀弓篇舜葬于蒼梧之野劉向列女傳舜陟方死於蒼梧二
妃死於江湘之間澤堂曰思古聖而不見與二妃同泣也

朝士兼戎服君王按湛
盧洙曰吳越春秋越王允常使歐冶子作名劍五枚秦客薛燭善相劒越王取湛盧示之曰善哉銜金
鐵之英吐銀錫之精澤堂曰以下叙亂世

旄頭初俶擾洙曰始擾亂也晉天文志昴為旄頭
胡星也天子出旄頭罕畢以前驅也

鶉首麗泥塗洙曰晉志自東井十六度至柳八度為鶉
首秦之分野屬雍州趙曰麗泥塗此言廣德元年長安陷也澤堂曰麗陷也

甲卒身雖貴

書生道固殊出塵皆野鶴歷塊匪轅駒洙曰晉嵇紹在稠人中昂
昂若野鶴之在鷄羣王褒云過都越國蹶如歷塊灌夫傳上怒內史曰公平生數言魏其武安長短今日

廷論局促效轅下駒趙曰言遭喪亂甲卒有貴為節度為將帥時書生亦有在其中而其道自與甲卒殊矣故有鶴駒之譬澤堂曰言非常之才不合小用甲卒之貴不足方也

伊呂終難降韓彭不易呼批異代同歎沫曰韓彭韓信彭越夢弼曰言伊尹呂望不肯降志矣文人不來武人時勢也

五雲高太甲批太甲欠考註謂以太甲比代宗繆且無據夢弼曰以太甲比代宗也瑞應圖天子有孝德則五色雲見補註詩人玉屑五雲高太甲六月曠摶扶太甲之義殆不可曉得非高太乙耶乙誤為甲蓋亦相近以星對風庚從其類也澤堂曰從星為是然必有古據

六月曠摶扶師曰曠廢也子美廢斥故曰曠摶扶夢弼曰摶徒官切莊子逍遙遊篇鵬之徙于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摶扶揺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摶閼也扶揺旋風也趙曰言賢才之不得用也澤堂曰益州夫子廟碑華蓋西臨藏五雲於太甲自張燕公已不了此句義然其語意必是聖賢隱遁之象也此句在伊呂難降之後則其意益明

迴首黎元病爭權將帥誅師曰言崔旰楊

子琳之亂巴蜀之人困於征役也山林託疲薾未必免崎嶇[夢弼]曰山薾乃結

切崎嶇傾側貌[洙]曰莊子齊物論云薾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邪[趙]曰公之自傷尤深矣[澤堂]曰

設令遯迹干戈亦及於山林所謂多壘薾山谷桃源無處求者是也此結深悲極苦

巫山縣汾州唐十八使君弟宴別兼諸公携酒

樂相送率題小詩留于屋壁[鶴]曰大曆元年作

臥病巴東久今年強作歸故人猶遠謫[趙]曰故人指唐使君也

茲日倍多違接宴身兼杖聽歌淚滿衣[夢弼]曰聽平聲[澤堂]曰老

境別意正是諸公不相棄擁別惜光輝

春夜峽州田侍御長史津亭留宴得筵字[鶴]曰津亭

在峽州即前詩所謂縣郭南畿好津亭北望孤當是大曆三年十月作

北斗三更席【批】如何看得 西江萬里船杖藜登水榭揮翰宿春天白髮須多酒明星惜此筵【師】曰夜將盡而曉則明星行暗矣於是筵終為可惜也始知雲雨峽【洙】曰高唐賦巫山之陽高丘之岨朝為行雲暮為行雨忽盡下牢邊【洙】曰下牢地名也【澤堂】曰末句惜別常時則不省江山盡處今因送客發船而始知之者以別意重故也

敬寄族弟唐十八使君【批】稱唐杜族弟【鶴】曰按公有巫山縣汾州唐使君十八弟宴別詩蓋公大曆三年下峽時與唐相別於巫山而此詩云登陸將首途筆札枉所申歸期踴病肺叙舊思重陳當是別後唐寄書而公賦此以簡之是時猶未出峽也

與君陶唐後【洙】曰甫自撰萬年縣君京兆杜氏墓誌其先系統於伊祁分姓於唐杜【鶴】曰唐宰相世系表云杜氏出自祁姓帝堯裔孫劉累之後在周為唐杜氏成王滅唐以封弟叔虞改封唐氏子孫

於杜城京兆杜陵是也然則唐與杜盖同族也盛族多其人聖賢冠史籍枝派羅源津師曰盛族之後枝派蕃大故多產聖賢在今最磊落巧偽莫敢親澤堂曰言盛族顯赫人不敢偽冒也介立寔吾身夢弼曰介立謂為人孤介不受汙穢也濟時肯殺身洙曰語殺身以成仁物白諱受玷夢弼曰詩白圭之玷尚可磨也行高無汙真得罪永泰末放之五溪濱夢弼曰永泰代宗年號洙曰馬援傳註雄蒲酉撫辰所謂五溪也師曰唐使君以介特不徇時輩為讒佞中傷代宗之時逐亦於五溪鸞鳳有鎩翮先儒曾抱麟鶴曰鎩所戒切洙曰顏延年詠嵇中散詩鸞翮有時鎩劉越石詩宣尼悲獲麟西狩泣孔丘雷霆霹長松骨大却生筋一失不足傷念子熟自珎師曰自古賢士困厄無代無之然長松雖遭霹靂猶有再生之理一失又何足傷也趙曰熟字捻熟之熟言其自珍已詳熟矣泊舟楚宮岸

青

戀闕浩酸辛除名配清江厥土巫峽鄰鶴曰施州為清江郡水經
云水色清照十丈故名厥土字本禹貢按九域志施與夔為隣在夔之南三百餘里登陸將首
途筆札枉所申師曰時唐公泊舟于楚岸以見甫復惠以書歸朝跼病肺
趙曰跼蹐跼不得申也澤堂曰跼拘也叙舊思重陳師曰甫病渴無復還朝雒樂與明舊
叙懷春風洪濤壯谷轉頗彌句趙曰郭景純江賦盤渦谷轉我能汎
中流搪突鼉獺瞋夢弼曰搪都郎切突陀沒切觸也或曰言為小人所怒也長年
已省柂洙曰省視也柂舟尾正船者長年操舟者視柂則將行矣慰此貞良臣趙曰
欲春時乘船而往得一見唐公以相慰也
泊松滋江亭鶴曰松滋縣名屬江陵府當是大曆三年三月作
紗帽隨鷗鳥扁舟繫此亭江湖深更白。批凡水深處必黑惟湖光

最白帝子叐誰能道此

松竹遠。還青。還一作徵一柱全應近高唐莫再經可批恨無復再經洙曰一柱觀在江陵高唐觀今在巫峽澤堂曰得出險阻為幸不可再過

宵南極外之極一作斗趙曰公將盡楚而往故云南極外也甘作老人星洙曰前漢天文志狼星北地直大星曰南極老人常以秋分時候之南郊夢弼曰公自言其老也

行次古城店泛江作不揆鄙拙奉呈江陵幕府諸公鶴曰當是大曆三月三日公至江陵時作古城店近江陵也

老年常道路遲日復山川白屋花開裏孤城麥秀邊批開闔略見師古曰白屋為庶人以白茅覆屋也洙曰宋世家箕子朝周過故殷墟城毀壞生禾黍箕子傷之作麥秀之詩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兮夢弼曰殷國志荊州唐陽縣東南有麥城濟江元自闊趙曰濟者濟渉之濟至江陵則江闊矣下水不勞牽風蝶勤。依槳

夢弼曰言避風之蝶欲依槳而立也
補註槳子兩切楫屬澤堂曰勤字巧

春鷗懶避船

澤堂曰承接不襴似以蝶鷗前已之飄泊也

王門高德業

公自註時陽城郡王衛伯玉為江陵節度使

幕府盛材賢。行色兼多病。蒼茫汎愛前

洙曰孔子汎愛衆澤堂曰王門幕府皆泛愛於已不憐其病褭其寓諷深矣蒼茫言其無依據也諺云蒼茫然在諸公汎愛之前

乘雨入行軍六弟宅

鶴曰行軍六弟即杜位唐志元帥府節度使大都督府皆有行軍司馬掌弼戎政公以大曆三年春抵荊南是時衛伯玉為節度使位為行軍司馬此詩當是其時作

曙角陵雲罷。春城帶雨長。水花分塹弱。巢燕得泥忙。

令弟雄軍佐

批公數自稱令弟皆劉意傳後可据耳

凡材汚省郎

趙曰公為

工部員外郎而自謙之辭也 萍漂忍流涕衰颯近中堂

上巳日徐司錄林園宴集 鶴曰上巳節修禊之日也晉宋以來皆以為節按唐志西都東都北都鳳翔成都江陵興元興德府有司錄叅軍事二人當是大曆三年在江陵作

鬢毛垂領白 批 自畫萬一 花蘂亞枝紅欹倒衰年廢招尋令節同薄衣臨積水 薄一作蕩 吹面受和風 批 老人有喜語別 留攀桂 朱 曰劉安招隱士云攀援桂枝聊淹留 無勞問轉蓬 朱 曰曹植詩轉蓬離本根

宴胡侍御書堂 公自註 李尚書之芳鄭秘監審同集歸字韻 鶴曰胡侍御書堂必在京南當是大曆三年三月作

江湖春欲暮牆宇日猶微闇闇書蒲籍輕輕花絮飛

翰林名有素墨客興無違【洙】曰楊雄作長楊賦籍翰林以為主人子墨為客卿以諷【師】曰指言李尚書鄭秘監胡侍御背翰林之手也末勺言文星亦然

今夜文星動【夢】【[illegible]】曰晉書天文志東壁二星主文章天下圖書之秘府也

吾儕醉不歸【洙】曰左傳吾儕小人詩不醉無歸

書堂飲既夜復邀李尚書下馬月下賦絕句【鶴】曰同上篇一時作

湖上林風相與清上一作水殘樽下馬復同傾【趙】甚得當日之意

久拚野鶴如雙鬢遮莫鄰鷄下五更【洙】曰趙典傳大儀鶴髮註白髮也嚴有翼藝苑雌黃云遮莫蓋俚語猶言儘教也自唐以来有之故當時有遮莫你古時五帝何如我今

日三郎之說然詞人亦稍有用之者杜詩久拚野[illegible]
如雙鬢遮莫鄰鷄下五更李太白詩遮莫枝根長百
丈不如當代多還往遮莫姻親連帝城不如當代自
簪纓元微之詩從茲罷馳騖遮莫寸陰斜東坡詩芒
鞋竹杖布行纏遮莫千
山更萬山皆用此語

江南逢李龜年【鶴】曰梁權道編在大曆三年荊
南詩內按公以是年正月出峽
暮春至
江陵

岐王宅裏尋常見【鶴】曰按史岐王範睿宗子然以開
元十四年薨此當是指嗣岐王珍
也崔九堂前幾度聞【自註】崔九卽殿中監崔滌中
書令湜之弟【批】興來感舊不覺
真率自然【澤堂】曰
二絕皆小詩法
正是江南好風景落花時節又逢
君【批】有合急就者少蹇即不合【沫】曰明皇雜錄天寶
中上命宮中女子數百人為梨園弟子時有馬仙
期李龜年賀懷智皆洞知律度龜年特承顧遇於東
都大起第宅後流落江南每遇良辰勝景常為人歌

數闋座上聞之莫不掩泣罷酒[夢窩]曰雲溪友議明皇樂工李龜年奔迫江潭曾於湖南採訪使筵上唱紅豆生南國秋来發幾枝贈君多採摘此物最相思又云清風明月苦相思蕩子從戎十載餘征人去日慇懃囑歸鴈来時數附書此詞皆王維所作也至今梨園歌之座中皆慘然[澤堂]曰須批極玄觧語作小詩最難處在此

南征 鶴曰廣德二年春在閬州作

春岸桃花水 師曰峽以二月桃花發時春水生謂之桃花水水張則可以下峽甫自蜀南征吳楚故迹桃花水也 雲帆楓樹林 夢窩曰楚岸多楓木 偸生長避地 [illegible]曰李陵書曰豈偸生之士論語賢者避世其次避地 適遠更霑襟 澤堂曰為偸生避地可愧況適遠尤可悲乎 老病南征日 趙曰公言其將適楚也 君恩北望心 趙曰公既有功曹之命為領君恩矣所以北望長安也 鶴曰出處皆荷君恩豈以京兆功曹之命為領君恩而後北

望哉況是時不赴功曹已久百年歌自苦未見有知音〔批〕此等不忍再讀〔洙〕曰古詩不愁歌者苦但傷知音稀

地隅〔鶴〕曰廣德二年閬州作

江漢山重阻風雲地一隅〔希〕曰此句謂流徙不止於故常之地年年非故物〔趙〕曰遷徙不常眼中所見非故舊之物也〔夢弼〕曰古詩所遇無故物焉得不速老處處是窮途〔洙〕曰遭亂而道不行爾衰亂恭公子〔夢弼〕曰謂王粲也〔洙〕曰謝靈運擬魏公子鄴中詩序王粲家本秦川貴公子孫遭亂流寓自傷情多悲涼楚大夫〔洙〕曰屈平宋玉皆楚大夫平生心已折〔洙〕曰江淹別賦心折骨驚行路日荒蕪〔澤堂〕曰荒蕪淒涼抑塞之意

歸夢〔鶴〕曰廣德二年閬州作

道路時通塞江山日寂寥【趙】曰以時當用兵道路或通或塞故江山氣象日日蕭索

偷生惟一老伐叛已三朝【趙】紀事有情就不愛媿【洙】曰明皇肅宗代宗三朝

雨急青楓暮【趙】曰楚峕多楓此言南下之景

雲深黑水遙【洙】曰華陽黑水惟梁州【趙】曰言懷長安也黑水在鄂杜之間去長安為近

夢歸歸未得一作夢魂歸未得一作夢魂歸亦得

不用楚辭招【夢弼】曰甫方藉夢魂而歸故鄉更不待辭而招也宋玉哀憐屈原愁懣山澤魂魄放失故作招魂

奉送蘄州李二十五長史丈之任【鶴】曰大曆三年公在江陵會長史之任故送以此詩

星折台衡地【趙】曰晉張華傳少子韙以中台星折勸華遜位華不從後竟被誅李長史之父必是台輔貴人而有此事惜乎無所考

曾為人所憐【洙】曰漢成帝時歌謠曰桂樹花不實

黃爵巢其顛古爲人所羨今爲人所憐公侯終必復【洙】曰閔元年傳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經術竟相傳【洙】曰漢韋賢父子明經位至丞相食德見從事【洙】曰易訟卦六二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無成克家何妙年【洙】曰蒙九二子克家【趙】曰言李公自妙年克家矣澤堂曰何殊也一毛生鳳穴【夢得】曰南史謝鳳子超宗好學有文辭新安王子鸞母殷淑儀卒超宗作誄奏之帝大嗟賞謂謝莊曰超宗殊有鳳毛靈運復出三尺獻龍泉【洙】曰漢高祖提三尺取天下【澤堂】曰喻久廢見用赤壁浮春暮【希】曰赤壁有三一在漢水之側竟陵之東一在齊安郡之步下一在江夏郡西南二百里間按周瑜傳操自江陵而下劉備周瑜由夏口往逆戰則操所敗之地乃在江夏之西南今屬漢陽縣李長史自江陵往姑蘇正經漢陽故云姑蘇落海邊【洙】曰越絕書闔廬起姑蘇臺三年聚材五年乃成高見三百里【趙】曰言李丈往任蘇州矣州以有姑蘇臺而得名【澤堂】曰浮水行落流泊之意客間頭最白惆悵此

雜述

暮春江陵送馬大卿公恩命追赴闕下【鶴】曰大曆三年三月作

自古求忠孝名家信有之名家一作于今【洙】曰後漢韋彪議曰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吾賢富才術此道未磷緇【洙】曰孫季昭示兒編云杜詩中多有反經史字音論語磨而不磷力刃切公暮春送馬大卿曰此道未磷緇別崔潩曰但取不磷緇皆作平聲王府標孤暎【洙】曰北山移文高霞孤暎【澤堂】曰王府猶言羣王府指侍從班也霜蹄去不疑【趙】曰莊子馬蹄可以踐霜雪激揚音韻徹【趙】曰文選音聲悽以激揚【澤堂】曰音言文辭之美籍甚衆多推【洙】曰陸賈遊漢庭名聲籍甚潘陸應同調【趙】曰潘陸謂潘岳陸機【洙】曰謝靈運詩誰謂古今殊異代可同調孫吳亦異時【夢弼】曰言潘岳

陸機孫子吳起時雖有異而調則同 杜宸徵事業也澤堂曰非如孫吳不相講而然

曰杜宸謂帝居也澤堂曰徵吉謀也

南紀赴恩私

沫曰詩滔滔江漢南國之紀夢弼曰南紀指江陵也澤堂曰自南紀赴杜也

卿月昇金掌

沫曰洪範卿士惟月上官儀詩班籍始蕪歸金掌露初晞趙曰卿月指馬大卿也昇金掌譬近於顯要金掌者金銅仙人捧露盤之掌也

王春度玉墀

沫曰春秋王次春夢弼曰言馬大卿以春時詣天子之丹墀也

薰風行應律

沫曰詩南風之薰兮禮八風從律

湛露即歌詩

趙曰詩湛露天子燕諸侯也言方夏初即有殊恩之命矣

天意高難問人情老易悲樽前江漢闊後會且深期

暮春陪李尚書李中丞過鄭監湖亭汎舟得過字

鶴曰鄭監湖在峽州殆是公徃江陵時過峽州故遊之遂作此詩

海內文章伯【朱】曰唐文章三變而楊王為之伯故子美引而用之湖邊意緒多

玉樽移晚興桂楫帶酣歌春日繁魚鳥江天足芰荷

鄭莊賓客地衰白遠來過【朱】曰鄭當時字莊置驛馬長安諸郊請謝賓客夜以繼日

蠶穀行【鶴】曰當是大曆三年荊南作去年與其年周智光反吐蕃寇邠靈州京師戒嚴桂州山獠反高州幽州兵馬使並反楊子琳又陷成都

天下郡國向萬城【澤堂】曰向猶幾至也無有一城無甲兵馬得

鑄甲作農器【修可】曰家語載回曰回願得明王聖主輔相之使鑄戟以為農器一寸

荒田牛得耕牛盡耕田蠶亦成不勞烈士淚滂沱男

穀女絲行復歌【師】曰時寇盜滿天下男廢耕女廢織故傷今而思古也

三絶句【鶴】曰大曆三年作

前年渝州殺刺史【師】曰步將吳璘殺渝州刺史劉卞以反杜鴻漸討平之又部卒翟封殺開州刺史蕭崇之以叛楊子琳討平之【鶴】曰唐志渝州屬劍南開州屬山南杜鴻漸平吳璘楊子琳平翟封在大曆元年與三年羣盜相隨劇虎狼食人更肯留妻子【夢弼】曰劇甚也兩州盜賊乘隙而起甚於豺狼甫是以有吳楚之遊也學林新編云子美杜鵑詩前四句或者謂是題下註此論殊非子美又有絶句云前年渝州殺刺史今年開州殺刺史正與杜鵑詩相類自是一格也

二十一家同入蜀惟殘一人出駱谷【趙】曰魏志姜維出駱谷圍長安即此谷道也自說二女齧臂時【夢弼】曰史記吳起與母齧臂而別迴頭却向蒼雲哭【夢弼】曰師古云祿山亂百姓隨玄宗入蜀凡二十一家後出駱谷但存一人饑困蜀

亂歎盡甫聞其說自傷妻子皆幸免是以迴頭望蜀而哭痛斯民之不得其所也

殿前兵馬雖驍雄夢弼曰驍堅堯切縱暴略與羌渾同聞道殺人漢水上婦女多在官軍中師曰時天子命陸贄以三千神策軍彈壓蜀中之亂奈何神策軍橫恣虜掠婦女其殘暴更甚於羌渾豈所謂王師弔民伐罪者乎

和江陵宋大少府暮春雨後同諸公及舍弟宴書齋鶴曰大曆三年作

渥洼汗血種朱曰漢武元鼎四年秋馬生渥洼水中作天馬之歌曰需朱汗沫流赭夢弼曰以比宋少府也天上麒麟兒朱曰徐陵年數歲家人攜見寶誌上人誌以手摩頂曰天上石麒麟也夢弼曰又以比諸公也才士得神秀朱曰孫綽賦天台山岳之神秀書齋聞爾為批聞字不可觧必同字也棣萼晴雨好朱曰常棣之舉宴兄弟之詩夢弼曰甫自

喻也綵服暮春宜洙曰老萊子斑衣趙曰論語暮春月者春服既成夢弼曰美舍弟也朋

又酒日歡會会洙曰豳七月朋酒斯享兩樽曰朋老夫今始知批誠齊謂此譏諸公會不見招雖至猥淺得義外意

宇文晁尚書之甥崔彧司業之孫尚書之子重

泛鄭監前湖審批此題畧不可解

郊扉俗遠長幽寂野水春來更接連錦席淹留還出浦菖巾欹側未迴船樽當霞綺輕初散洙曰謝玄暉詩餘霞散成綺棹拂荷珠碎却圓趙曰梁元帝詩荷珠漾水銀不但習池歸酩酊夢弼曰晉山簡鎮襄陵多之習氏池上輒醉君看鄭谷去夤緣洙曰鄭子真耕於谷口夢弼曰以鄭子真美鄭監也澤堂曰況鄭監前湖勝似習池夤緣遶迤遠去之狀

惜別行送向卿進奉端午御衣之上都 鶴曰大暦三年在荆南作

肅宗昔在靈武城指揮猛將收咸京 夢弼曰天寶十五載九月裴冕奉皇太子即皇帝位于靈武是為肅宗明年九月復京師 向公泣血洒行殿佐佑卿相乾坤平 宋曰天子在外故曰行殿 趙曰平乾坤非獨卿相之力乃向公佐佑之也向卿無所考其名 逆胡冥寞隨煙燼 宋曰消滅如隨煙燼也 夢弼曰謂祿山死也 卿家兄弟功名震麒麟閣畫鴻鴈行 宋曰言兄弟俱畫像於麒麟閣也 鶴曰記兄弟之齒鴈行 紫極出入黃金印 鶴曰紫極謂北極紫微垣 尚書勲業超千古雄鎮荆州繼吾祖 鶴曰尚書謂衛伯玉也時為荆南節度使江陵尹 趙曰公之遠祖杜預在晉為鎮南大將軍都督荆州諸軍事 師曰尚書向卿之父珣鎮荆南昔向秀繼杜預

陌

侵

節鎮于此故云繼吾祖也裁縫雲霧成御衣拜跪題封賀端午夢弼曰端午即重午也向卿將命寸心赤青山落日江潮白述曰言向卿行歷之景物也卿到朝廷說老翁漂零已是滄浪客述曰老翁公自言也

夏日楊長寧宅送崔侍御常正字入京探韻得深字鶴曰唐地理志長寧縣屬鎮北大都護府楊當是江陵人齊秘書省有正字隋唐因之當是大曆三年作

醉酒楊雄宅述曰楊雄有宅一區家素貧嗜酒夢弼曰以楊雄比楊長寧也升堂子賤琴彈朱曰宓子賤治單父彈琴不下堂而治不堪垂老鬢還對欲分襟天地西江遠星辰北斗深夢弼曰言望長安之遠也長安之城上直北斗烏

臺俯麟閣洙曰御史府中有栢樹常有野烏棲宿其上麟閣正字所居希曰唐天授初改秘書省為麟閣夢弼曰烏臺羙崔侍御也麟閣羙常正字也長夏白頭吟羙夢弼曰紀叙別之時也澤堂曰二人還朝省而自不忘舊

夏夜李尚書筵送宇文石首赴縣聯句夢弼曰李尚書名之芳宇文名或尚書之甥也石首縣屬江陵鶴曰大曆三年在江陵作

愛客尚書重之官宅相賢子羙洙曰晉魏舒傳少孤為外家甯氏所養甯氏起宅相宅者云當出貴甥外祖母以盛氏甥小而慧意謂應之舒曰當為外氏成此宅相酒香傾坐側帆影駐江邊之芳翟表郎官瑞洙曰書羽畎夏翟註翟雉名漢蕭望之為郎有雉數十常隨車翔集鳧看令宰仙或洙曰二喬鳧舄雨稀雲葉斷夜久燭花偏子羙數語欹紗帽欹一作敧高文擲綵牋之芳

蒸

饒行處樂離惜醉中眠或單父長多暇河陽實少年子羙洙曰單父宓子賤所治河陽潘岳所治客居逢自出夢弼曰以外甥也故云自出左傳晉侯曰康公我之自出為別幾淒然之芳澤堂曰宇文疑卽前篇所謂名晁者或疑卽前篇崔或者重泛字可見但前題有錯文

多病執熱奉懷李尚書之芳鶴曰詩云大水淼茫炎海接盖在江陵所見如此又首夏何須氣鬱蒸當是大曆三年四月作

衰年正苦病侵陵首夏何須氣鬱蒸洙曰古詩首夏猶清和歊蒸鬱凌眞應瑗書曰處京臺而有鬱蒸之氣澤堂曰人雖衰病以時氣則乃不當熱而熱也大水淼茫炎海接奇峯硉兀火雲昇鶴曰淼弭沼切夢弼曰陶潜詩夏雲多奇峯淮南子旱雲煙火生思霑道暍黃梅雨趙曰暑病曰暍思道暍之人以黃梅一雨霑之

此武王扇喝之意可見公之仁心夢弼曰四時篡要梅熟而雨曰梅雨江東呼為黃梅雨敢望宮

恩玉井氷洙曰魏明帝九龍殿前玉井綺欄趙曰唐制百官賜氷而公嘗為左拾遺當預賜氷之列今既遠矣故有是句

不是尚書期不顧洙曰前漢陳遵嗜酒賓客滿堂輒閉門取客車轄投井中時壯部刺史奏事過遵值其方飲刺史大窮候遵霑醉時突入見遵母叩頭自白當對尚書有期會狀母乃令從後閤出去應休璉與公琰書曰當此之時仲孺不辭同産之服孟公不顧尚書之期

山陰野雪興難乘批山陰野雪反語洙曰王徽之嘗居山陰雪夜憶戴逵乘舟詣之造門不前而返曰乘興而來興盡而返何必見安道耶

水宿遣興奉呈羣公鶴曰此詩當是大曆三年夏作

魯鈍仍多病洙曰語參也魯逢迎遠復迷耳聾須畫字髮短不勝篦夢弼曰勝平聲補註篦邊迷切釵也澤國雖勤雨炎天竟淺泥

淺一作濺修可曰穀梁傳正月不雨言不雨者勤雨也註思雨之勤鶴曰周禮澤國用龍節勤雨如修可引穀梁之説則是其時不雨何以下云炎天竟淺泥又云小江還積浪當是言得雨勤數然以炎天而泥故淺也小江還積浪趙曰江雖小而積浪則以炎天而水漲也弱纜且長堤夢弼曰繫纜於長堤也歸路非關壯俯曰子美壯人未得歸鄉故云歸路非關壯澤堂曰關字非關塞之關行舟却向西暮年漂泊恨今夕亂離啼今夕一作久客童稚頻書札盤飧詎糝藜我行向到此物理直難齊洙曰莊子齊物澤堂曰童稚頻送書札盤飧詎至糝藜乎惟自悵此身流落如此也高枕翻星月嚴城疊鼓鼙夢弼曰城謂荊州之城也風號聞虎豹水宿伴鳧鷖異縣去驚虚往上同人惜解攜洙曰易出門同人蹉跎長泛鷁趙曰鷁大鳥船首畫之以鷁水神俯曰泛鷁行舟也展轉屢聞鷄嶷嶷瑚

璉器夢弼曰嶷魚力切詩克岐克嶷論語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汝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
陰陰桃李蹊洙曰李廣傳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澤堂曰以下頌羨諸公干謁相救餘波又
期救涸洙曰僖二十三年傳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莊子車轍中有鮒曰吾得斗升水可以活
矣夢弼曰望諸公之周急也費日苦輕齎趙曰言為客之久有費時日其所輕齎苦於買
易而罄矣杖策門闌邃肩輿羽翮低趙曰杖策肩輿言出謁於人也澤堂曰肩
輿干人未免低摧也自傷甘賤役誰愍強幽棲澤堂曰幽棲則人孰憐愍故須
是自往干求此所以甘於賤役也○巨海能無釣夢弼曰莊子任公子為大釣巨緇五十犗
以為餌蹲乎會稽投竿東海旦旦而釣浮雲亦有梯夢弼曰郭景純遊仙詩靈谿可潛盤
安事登雲梯勳庸乙思樹立語默乙可端倪澤堂曰貴人志在功名不可承順於
語默之間此皆諷語贈粟囷應指洙曰魯肅家富於財常散以賑窮之結豪士時周瑜為居

巢長聞之往求資粮肅有米二札名三千斛直指一
囷與瑜翁曰自疑疑瑚璉器以下叙義羣公能餽其
貧故有贈
粟之句

登橋柱必題

集宋曰成都記云昇仙橋司馬
相如初西去題其柱曰不乘
高車駟馬不復過此橋後果以傳車至其處爲橋在
望鄉臺東南一里管華陽縣趙曰上數句公之所負
如此蓋不以有求於人而遂屈
也澤堂曰王孫報漂安之心

丹心老未折

夢弼曰
古樂府
詩丹心悵不舒
別賦心折骨驚

時訪武陵溪

集宋曰武陵溪秦人避亂
之處澤堂曰武陵溪當
指馬援征南之處言老當益壯功名
不在晚也訪字雖不穩語意則然

江陵望幸

鶴曰按史上元元年以江陵府爲南
都又按廣德元年吐蕃入冠代宗幸
陝以衛伯玉有幹略可當方面任大事乃拜荆
南節度使意是時代宗有意幸江陵故公有此
作王内翰註云時大駕在蜀然明皇幸蜀時未
以江陵爲郡也澤堂曰此註却是自天寶末至
子美歿胡狄迭亂河朔腥膻者迄二十餘年未
已而註杜詩者言盜賊必曰祿山言播遷必曰

明皇在蜀言流落必曰甫在成都至於天寶以前傷時之作亦以為亂離後作曲為援比其孫陋可笑皆此類

雄都元壯麗韓【洙】曰漢高紀上見宮室壯麗怒蕭何曰非壯麗不足重威望幸歘威神【趙】曰顏延年車駕幸京口詩望幸傾五州歘許勿切有所吹起也【洙】曰魯靈光殿賦景福芳帝室之威神地利西通蜀【趙】曰江自西而來舟車所通故謂之西通天文北照秦【曾鄭】曰謂長安在荊渚之北而上直乎北斗也【澤堂】曰狀其四方都會之勝風煙含越鳥【洙】曰謝玄暉詩風煙有鳥路古詩越鳥巢南枝舟楫控吳人【北】且悲且喜倉卒有氣未枉周王駕韓【曾鄭】曰列子周穆王肆意遠游命駕八駿之乘驅馳千里終期漢武巡【洙】曰漢武行幸雍幸汾陰滎陽還至洛陽瞻望河洛巡狩豫州【澤堂】曰雖未即巡狩而終覬其或臨幸甲兵分聖旨【曾鄭】曰言車駕之出則禁兵隨衛也居守付宗臣【洙】曰左傳君行則居

陽　元

守鶴曰宗臣指郭子儀時代宗幸陝郭子儀旋復京師帝以子儀為京兆留守澤堂曰建都置守大段說措知此宗臣指伯玉此非傍說西京事註却橫錯

早發雲臺仗恩波起涸鱗洙曰哀江南賦猶有雲臺之仗涸鱗見餘波期救涸註澤堂曰子羨家累身病加以途梗不得歸朝常以為恨至是雖知建都之非宜而猶以天子巡幸得見朝儀為幸忠義之發耳

虢國夫人鮑曰唐后妃傳楊貴妃有姊三人長曰大姨封虢國並承恩

虢國夫人承主恩平明上馬入宮門修可曰明皇雜錄云虢國每入禁中乘驄馬使小黃門為御皆俊健端秀才冠一時却嫌脂粉涴顏色淡掃蛾眉朝至尊鮑曰楊妃外傳虢國夫人不施朱粉自有艷態[illegible]涴烏卧切汚也

遣悶鶴曰大曆三年江陵作

地闊平沙岸舟虛小洞房使塵來驛道城日避烏檣

一作烏檣趙曰泊船之處近城日為城所障不照及檣故云避烏檣此公之巧句也暑雨留蒸
濕江風借夕涼行雲星隱見鶴曰賢遍切夢弼曰雲合則星隱雲過則星見
也疊浪月光芒趙曰前浪後浪月光皆照也螢鑑緣帷徹趙曰螢光可以
照物故曰螢鑑蛛絲罥鬢長杜寒冷不厭蔡伯曰罥鬢猶掠鬢也夢弼曰罥音畎挂也哀
筝猶凭几鳴笛竟霑裳鶴曰凭皮孕切趙曰初聞哀筝猶忍淚凭几聽之而已至
聞鳴笛則情不禁矣。於是乎淚竟霑裳也倚著如秦贅洙曰賈誼傳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
家貧子壯則出贅[illegible]曰子義寓他鄉如贅壻然過逢類楚狂夢弼曰論語楚狂接輿歌
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之氣衝看劍匣夢弼曰晉張華傳斗牛之間常有紫氣雷
煥曰豐城寶劍之精上徹於天耳頴脫撫錐囊洙曰平原君傳毛遂曰使遂早得處囊中
乃脫頴而出非特末見而已妖孽關東臭。兵戈隴右瘡。夢弼曰皆傷時也

時清疑武略。世亂跼文場。【批】親歷此境若為予言【[illegible]】曰當時清則以武畧疑而不用及世亂則文場跼而不展矣 餘力浮于海【朱】曰語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端憂問彼蒼【朱】曰月賦端憂多暇註端然憂愁以多閑暇【草堂】曰端猶正也 百年從萬事故國耿難忘【夢弼】曰言百年之內任從事緒之多而惟有故鄉不能忘也

江陵節度陽城郡王新樓成王請嚴侍御判官賦七字句同作【鶴】曰節度使衛伯玉也公以大曆三年暮春至江陵當是其年夏作史云伯玉大曆初丁母憂則是時未再期也鮑曰起復亦不當作樓命客賦詩當時士論醜之宜哉

樓上炎天冰雪生【趙】曰當炎天而樓上生冰雪則其高可知 高飛燕雀賀新成【注】曰淮南子大廈成而燕雀相賀 碧窓宿霧濛濛濕朱栱浮雲

寘

細細輕杖鉞褰帷瞻具美【洙】曰賈琮傳琮為冀州刺史舊典傳車驂駕垂赤帷裳迎於州界及琮之部升車言曰刺史當遠視廣聽糾察善惡何有反垂帷裳以自掩塞乎乃命御者褰之

投壺散帙有餘清【夢弼】曰後漢祭遵為將軍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

自公多暇延參佐江漢風流萬古情【洙】曰庾亮鎮武昌佐吏乘月登樓不覺亮至將避之亮曰少住老夫於此興復不淺陶侃曰亮非獨風流兼有為政之術【澤堂】曰轉見千秋萬古情同此句法

又作此奉衛王【批】豈自以前作為未愜耶

西北樓成雄楚都遠開山嶽散江湖【趙】曰言樓之所臨者高所望者遠矣

二儀清濁還高下【鶴】曰列子清輕者上為天濁重者下為地

三伏炎蒸定有無【批】出語如此江風山月何足陳哉【夢弼】曰陰陽書從夏至第三庚為初伏第四庚為中伏

立秋後初庚為末伏故謂之三伏 推轂幾年唯鎮靜 【洙】曰推吐回切馮唐傳古者命
將跪而推轂曰閫以內寡人制之閫以外軍制之【趙】曰推轂以言衛王奉命為將也 將曳裾終
日盛文儒 【洙】曰鄒陽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夢弼】曰義衛王之禮賢也 白頭授簡
焉能賦魏似相如為大夫 【洙】曰謝惠連雪賦梁王遊於兔園授簡於司馬大夫
曰為寡人賦之藝文志登高能賦可為大夫

江邊星月二首 【鶴】曰大曆三年秋江陵舟中作

驟雨清秋夜金波耿玉繩 【洙】曰謝玄暉詩秋河晨耿耿【趙】曰金波言月玉繩言
星 天河元自白江浦向来澄映物連珠斷 【洙】曰史五星如連珠
緣空一鏡升 【洙】曰古詩破鏡飛上天 餘光憶更漏 憶一作隱【澤】【堂】曰更攷
況乃露華凝

江月辭風纜江星別霧船鷄鳴還曙色鷺浴自晴川

歷歷竟誰種[illegible]曰古詩天上何所有歷歷種白楡[illegible]曰見星之多故問其所種之楡也悠

悠何處圓[illegible]曰沈休文詠月清光信悠悠[illegible]曰今所見月猶未圓故問之以何處逢其圓也

客愁殊未已他夕始相鮮[illegible]種謂星註引白楡謬但賦雜他語如何見是星月子美詩每有此獘趙曰言客愁未已見星月方怳其鮮明也[illegible]曰言客愁見星月亦未已星月自於他夕相鮮而已白楡註是他日還鄉方作好顔色與月相鮮也

舟月對驛近寺[illegible]曰大曆三年舟中作

更深不假燭月朗自明船金刹青楓外[illegible]曰西京雜記以黃金爲刹[illegible]曰刹初轄切幡柱也朱樓白水邊城烏啼眇眇野鷺宿娟娟皓首江湖客鈎簾獨未眠

先

先 次

舟中二

風餐江柳下雨卧驛樓邊結纜排魚網鄭曰漢書張釋之䟽為王生結韈註結讀為係趙曰言繫纜之處有魚網相排也連檣並米船今朝雲細薄昨夜月清圓飄泊南庭老秪應學水僊趙曰公自謂也南庭者南方之庭猶壯地謂之壯庭耳夢弼曰清冷傳馮夷華陰潼鄉隄首人服八石得水仙是為河伯

秋日荊南述懷三十韻

鶴曰此詩當是大曆三年秋末移公安前作

昔承推奬分愧匪挺生材遲暮宫臣忝艱危衮職陪洙曰詩衮職有闕趙曰公自言當肅宗時拜拾遺掌供奉諫爭揚鑣隨日馭夢弼曰甫謂侍肅宗乘輿於靈武也廣雅曰馭謂之義和折檻出雲臺夢弼曰謂諫房琯事不合帝意朱雲傳頗賜尚方斬馬劒斷佞臣以厲其餘帝怒御史将雲下雲攀殿檻檻折後當治檻帝曰勿易以旌直臣

罪戾寬猶活又弋干戈塞未開趙曰上欲誅甫賴張鎬救之而免言一出之後干戈日相尋也夢弼曰塞悉則切

星霜玄鳥變趙曰玄鳥燕也星霜之中見玄鳥變則不一其年矣

身世白駒催洙曰莊子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隙釋文白駒或云日也澤堂曰此一句承接遠近甚妙

伏枕因超忽扁舟任往來九鑽巴噀火三蟄楚祠雷夢弼曰噀蘇困切噴也昔欒巴噀酒以救蜀火故甫假巴以對楚也論語鑽燧改火皇朝故事清明後賜新火亦周人出火之事也趙曰公以八月在夔在江陵是為雷之三蟄矣雷以三月而奮八月而蟄也謂之楚祠雷則楚人所祠之雷蓋楚人好祠祭也希曰公以乾元二年冬入蜀大曆三年下峽恰是九春其中在夔三年故曰三蟄楚祠雷楚祠謂楚襄王所遊之地寰宇記謂夔有古楚宮也趙謂楚人所祠之雷則非止謂在夔見三冬蓋永泰元年秋至雲安而大曆三年春下峽所以為三冬澤堂曰巴噀楚祠窘而不蹟轉奇

望帝傳應實夢弼曰望帝乃蜀帝其魄化為杜鵑父老相傳

其言不處也昭王問不廻[朱]曰僖四年傳齊侯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爾貢苞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供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夢弼]曰甫時居楚地故託昭王不廻以為言也[澤堂]曰但言楚蜀故事而拜杜鵑憂君父之意隱然可識

蛟螭深作橫[夢弼]曰橫戶孟切廣雅有鱗曰蛟龍無角曰螭龍豺虎亂雄猜[趙]曰此兩句託興時有跋扈之強臣賊盜之巨猾故也

素業行已矣浮名安在哉琴烏曲怨憤庭鶴舞摧頹[朱]曰琴烏曲烏夜啼也吳人舞白鶴於市[夢弼]曰其所怨憤寄之琴曲則烏夜啼也而庭鶴為之舞矣昔師曠鼓琴有玄鶴銜珠於庭中舞樂府解題烏夜啼臨川王義慶造也[澤堂]曰琴烏之怨庭鶴之摧皆自喻文章傷怨之意

秋水漫湘竹[朱]曰湘妃揮淚濺竹竹皆斑陰風過嶺梅[朱]曰大庾嶺多梅人號梅嶺[澤堂]曰漫沾浥也

一意與蒲同此句亦承上句言歲寒孤獨之意若搖求食尾【沫】曰司馬子長報任少卿書曰

猛虎在深山百獸震恐及在檻穽之中搖尾而求食常曝報恩腮【沫】曰見浩蕩報恩珠註三

豢記江海集龍門魚登者化龍不登者黙額曝腮結舌防讒柄探腸有禍胎

【批】意甚苦【沫】曰前漢書傳士結舌而不談校乘傳禍生有胎【澤堂】曰欲香嘿以避讒搆而由有疾悪剛腸

禍胎正在此此是自省自悲之辭蒼茫步兵哭【夢弼】曰晉阮籍為步兵校尉率意獨駕不

由徑路車跡所窮輒痛哭而反展轉仲宣哀【趙】曰仲宣粲也以避亂流離作七哀詩飢

籍家家米【公自註】籍八聲愁徵處處盃休為貧士歎任受衆

人咍得喪初難識榮枯劃易該【夢弼】曰劃忽麥切也自盜賊亂離以來

元勳舊德皆擯棄不用而武夫年少反多驟遷故甫有難識易該之語也【澤堂】曰得喪榮枯之始榮枯得

喪之終始若難識終易該也差池分組晃合沓起蒿萊【夢弼】曰差池不齊貌

合沓相繼貌譏當時濫進者多也不必伊周地皆登屈宋才登一作知【洙】曰

伊尹周公屈原宋玉【澤堂】曰當時濫進者如此不必伊周之地望與屈宋之才器也上下叟似一句揔亦

互見兩意非以伊周倫於屈宋也漢庭和異域【洙】曰前漢匈奴傳和親之論發於劉敬是

時天下初定遭平城之難故從其言約結和親遠至孝文與通關市妻以漢女增厚其賂【夢弼】曰言回紇

送兵來助唐求尚公主唐遣使識和也晉史坼中台【洙】曰晉中台坼兩張華誅【夢弼】曰言

旁琯得罪也【澤堂】曰不必指旁琯霸業尋常體【夢弼】曰言夷夏和親乃霸道尋常之體也

宗臣忌諱災【批】霸業尋常體謂出遜于外此宗臣所甚諱也【夢弼】曰言宗臣忌諱不敢直言

也【澤堂】曰戎狄和親乃霸業常體宗臣忌諱乃是災也是時代宗猜忌功臣將相多不保全故總言時事

也羣公紛勠力聖慮窅徘徊【鄭】曰窅伊鳥切深目也數見銘鐘

鼎【夢弼】曰數色角切言徒刻金石以記功也普李武子作林鍾之銘衛孔悝有鼎銘真宜法

斗魁沫曰隋志北斗一至四為魁五至七為杓夢溪曰言宜法三台以建官也願聞鋒鏑
鑄夢溪曰言當偃武務農也家語顏回曰願鑄劒戟以為農器澤堂曰鑄即銷字義莫使棟
梁摧趙曰晉陸阮拜司空謂實客曰以我為三公是天下無人矣索酒著枉間祝曰當今之才以爾
為柱石之臣莫傾人棟梁夢溪曰言專信任賢者也盤石圭多翦沫曰漢封子弟盤石之宗
周成王封康叔翦桐葉為圭夢溪曰言廣封同姓也凶門轂少推沫曰馮唐傳臣聞上古王
者遣將也跪而推轂諺可曰唐李衛公對唐太宗曰古者命將受鉞鑿凶門而出夢溪曰推通回切言命
將多非其人也澤堂曰勳封太濫委任則末垂旒資穆穆夢溪曰言天子之和顏也禮記
天子之冕十二旒論語天子穆穆祝網但恢恢夢溪曰言天子之寬政也呂氏春秋湯出
郊見祝網乃去其三置其一而教之祝曰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取其犯命者漢南之國聞之曰湯德至
禽獸矣歸之者三十國老子天網恢恢澤堂曰垂旒則須資穆穆祝網則但欲恢恢此皆猜忌多殺戮之

諷也

赤雀翻然至五**黃龍不假媒**

【批】非子美自喻耶【趙】曰此言祥瑞也【沫】曰遁甲白赤雀不見則國無賢註赤雀主銜書陽精也瑞應圖曰黃龍者四靈之長也王者不漉池而漁則應和氣而游於池沼【夢弼】曰漢郊祀志天馬徠龍之媒【澤堂】曰以喻當世登庸之人

賢非夢傳野五**隱類鑿顔坏**

【沫】曰高宗夢得說於傳巖之野【夢弼】曰誆鳳邪佞之濫進也

不【沫】曰楊雄傳或鑿坏以遁莊子魯君聞顔闔賢欲以為相使者往聘因鑿後垣而亡坏壁也【夢弼】曰甫自喻也甫意欲朝廷敬禮大臣寬大為綱自然朱鳳至黃龍来為國之嘉瑞無使賢人隱遁則天下不約而自平也【澤堂】曰登庸者非賢亦隱遁不可致者

有自古江湖客冥心若死灰

【批】矯然而止【趙】曰莊子心可使若死灰

纂註杜詩澤風堂批解卷之二十三

纂註杜詩澤風堂批解卷之二十四

江漢 鶴曰大曆年夔州作

江漢思歸客乾坤一腐儒 批詩話不必有此但評接句最善可觀余曰古今詩話云揚大年不喜杜詩謂之村夫子有鄉人以杜一詩強大年大年不服因曰公試為我續江漢思歸客一句大年亦為屬對鄉人曰乾坤一腐儒大年似少屈 片雲天共遠永夜月同孤 落日心猶壯 澤堂曰月孤與落日相侵不知何以失撿 秋風病欲蘇古來存老馬不必取長途 趙曰韓子曰管仲隰朋從桓公伐孤竹迷惑失道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焉公之意自比於老馬雖不能取長途而猶可以知道解惑也

遠遊 鶴曰當是大曆三年在荆南作

江闊浮高棟 棟一作東澤堂曰水岸豈有樓閣耶 雲長出斷山塵沙連

霰

越嶲夢符曰按唐地理志越嶲劍南道也趙曰以吐蕃之兵未息也風雨暗荊蠻鴈矯銜蘆內洙曰張華賦又矯翼而增逝徙銜蘆以避繳夢弼曰崔豹古今註鴈自江南還河北體微不能高飛恐為虞人所獲嘗銜長蘆以防繒繳澤堂曰內字特下猿啼失木間夢弼曰淮南王術訓猨狖失木而擒於狐狸非其處也澤堂曰感物自況弊裘蘇季子歷國未知還夢弼曰甫以貧比蘇秦也戰國策蘇秦字季子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黑貂之裘弊

折檻行夢弼曰漢成帝時朱雲乞斬張禹上怒令御史將雲下雲攀檻折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故後世殿檻皆曲以雲故也鶴曰當是指崔旰作也大曆初杜鴻漸入蜀表旰為節度使是年四月旰入朝五月又加檢校散騎常侍未幾又加檢校工部尚書公蓋深惜當時朝庭無一人敢言故有感於朱雲折檻而賦此

嗚呼房魏不復見秦王學士時難羨洙曰房玄齡魏徵也初太宗為

秦王既平天下開文學舘以待四方之士於是以杜如晦房玄齡並以本官兼弘文舘學士圖其形狀且顯爵土命褚亮為像贊藏之書府號十八學士時人謂之曰登瀛洲

青襟胄子困泥塗

白馬將軍若雷電

【沫】曰時方貴武而賤文也【鶴】曰青襟胄子謂國子生胄子二字本出於書【定功】曰魏龐德常乘白馬時謂白馬將軍若雷電則言馬之驍驟大意言武人之寵幸故其威勢如此

千載少似朱雲人至今折檻空嶙峋

【修可】曰左太冲魏都賦階楯嶙峋註嶙峋高也

婁公不語宋公語尚憶先皇容直臣

【沫】曰婁師德宋璟也言亙以正救為心張嘉貞代璟為相閱堂案見其危言讜議未嘗不大聲太息也【夢弼】曰追想太宗之容納直諫也容齋手筆云杜詩折檻行千載少似朱雲人至今折檻空嶙峋婁公不語宋公語尚憶先王容直臣此篇專為爭諫而設謂婁師德宋璟也人多疑婁公既無一語何得為直臣伸仲云朝有闕政或婁公不語則宋公語但師德乃是武后朝人璟為相其亡久矣杜有祭房相國文言羣公間出魏

杜妻宋亦併二公稱之詩言先皇謂玄宗也妻氏別無顯人有聲開元間為不可曉澤堂曰下一尚字可知不及朱雲也

秋日荆南送石首薛明府辭滿告別奉寄薛尚書頌德叙懷斐然之作三十韻鶴曰按新唐書吐蕃傳永泰大曆間再遣使者来聘於是戶部尚書薛景仙往報石首乃江陵屬邑公以大曆三年至荆南當是其年秋作澤堂曰薛明府乃尚書之房

南征為客久夢弼曰為其客寓江陵之久也西候別君初趙曰梁張續南征賦西候屬西之時候乃秋日也歲滿歸鳧舄趙曰鳧舄以薛明府之為縣令即王喬之乘鳧秋来把鴈書趙曰明府應得其凡尚書之書也鴈書使蘇武事荆門留義化洙曰唐蕭銑也軍荆門號荆門軍在夷陵鄭曰荆門山名十道志荆州江陵縣郢城縣東南岸有荆門山

【澤堂】曰有遺愛 姜被就離居 【夢弼】曰以姜比薛也後漢姜肱字伯維與弟仲海季江俱以孝行著聞其友愛天至常同被而寢 聞道和親入 垂名報國餘 【夢弼】曰謂公頭奉使和吐蕃【澤堂】曰此指尚書 連枝不日並 【趙】曰言尚書與薛石首不日相並榮顯如木之連理枝也 八座幾時除 【洙】曰後漢以六曹尚書并令僕二人謂之八座魏以五曹尚書二僕一令為八座隋以六尚書左右僕射合為八座唐與隋同景帝紀註凡言除者除舊官就新官也【澤堂】曰或言薛尚書已八座明府今連枝矣行見亦以尚書並命亦通 往者胡星孛 【洙】曰胡星茀頭也孛星光茫短其光四出逢逢孛孛然【趙】曰指言祿山也 恭惟漢網疎 【洙】曰漢刑法志禁網疎闊【夢弼】曰假漢以言唐也 風塵相澒洞 【趙】曰凡兵之地謂之風塵淮南子曰未有天地之時鴻濛澒洞莫知其門【夢弼】曰澒胡孔切洞徒揔切 天地一丘墟 【趙】曰言人民寡而城郭荒也【澤堂】曰叙喪亂語亦自宏麗 殿尾鴛鴦坼 【洙】曰鄴都銅雀臺皆鴛鴦尾 宮簾

翡翠虛沫曰西京雜記有翡翠簾鉤陳擢徼道沫曰西都賦徼道綺錯註徼道循禁
道也槍櫑失儲胥沫曰長楊賦木擁槍櫑以為儲胥註槍櫑作木槍相櫑為柵也櫑力軌切
儲峙也胥須也儲胥言儲畜以待所須也又儲胥館名趙曰上四句以言京師之陷而宮殿之毀也文
物陪巡狩趙曰指言肅宗幸鳳翔文物陪則衣冠集於此也夢弼曰言薛尚書昔曾隨玄宗幸
蜀衣冠之盛也親賢病拮据夢弼曰拮吉屑切据斤於切謂皇子流離多辛苦也趙曰詩豳
風予手拮据公。時呵猰㺄澤堂曰八題首唱却鯨魚趙曰左傳曰取其鯨
鯢而封之以為京觀呵猰㺄却鯨魚以譬却退巨賊之義勢愜宗蕭相夢弼曰蕭相謂蕭何
以比郭令公蕭曹賛何叅為一代之宗臣材非一范睢公自註秦拜范睢為客卿卒聽其謀
使五大夫綰伐魏拔懷其相秦也東伐韓少曲高平拔之又以其謀縱反間於趙趙以馬服子代廉頗大
破趙於長平皆范睢之謀故以比諸將澤堂曰雖屬自註范睢似不着題屍塡太行道血

走浚儀渠觀曰行胡劉切洙曰太行山在河北浚義渠汴河也夢弼曰言殺戮之多也滏
口師仍會夢弼曰滏扶甫切光黃之間水名尚書公督諸郡節度兵會於滏口也函關
憤已攄夢弼曰攄憤謂收復京師也紫微臨大角洙曰隋天文志紫微大帝之座
也又大角一星在攝提天王座趙曰肅宗還長安也皇極正乘輿批乘輿平聲如諒闇去聲
唐人多此類趙曰洪範曰建用皇極史曰乘輿迺正皇極夢弼曰蔡邕獨斷乘猶載輿猶車也天子獨乘
車輿以行也賞從頻峨冕夢弼曰從才用切隨行也言肅宗中興行賞也左傳僖二十四
年晉侯賞從亡者殊私再直廬公自註公舊執金吾新授羽林前後二將軍趙曰直廬則
直宿殿廬豈惟高衛霍曾是接應徐夢弼曰言其旌賞武切如漢之衛青霍去
病禮敬文儒又如魏之應德璉徐公幹也降集翻翔鳳洙曰賈誼賦鳳凰翔于千仞兮覽德
輝而下之趙曰翔鳳喻其兄弟也追攀絕衆狙夢弼曰言均蒙其賞而無不獲者列子黃

帝篇宋有養狙公者先註之曰與若芧朝三而暮四足乎衆狙皆起而怒俄而曰與芧朝四而暮三足乎衆狙皆伏而喜

侍臣雙宋玉戰策兩穰苴【宋】曰宋玉楚大夫穰苴有司馬兵法【趙】曰以文章言之則文章如雙宋玉以戰策言之則武畧如兩穰苴乃所以美薛之兄弟也誠齋詩話云有用文語為詩勾者老杜云侍臣雙宋王戰策兩穰苴蓋用如六五帝四三王

鑑澈勞懸鏡【趙】曰公言蒙尚書之鑑照澄澈如鏡之懸也【鄭】曰晉衛瓘見樂廣奇之曰此人之水鏡也

【夢】荒蕪已荷鋤【澤堂】曰蒙其拂拭

嚮来技述作【公自註】石首處見公新文一卷

重此憶吹嘘白髮甘凋喪青雲亦卷舒經綸功不朽【趙】曰又言薛尚書也

跋涉體何如【公自註】公頃奉使和吐蕃已見上【澤堂】曰非惟自甘衰賤如尚書在青雲亦時卷舒如使吐蕃非得已應訴以下言尚書怪我遐荒也

應訴恥湖橘【洙】曰潭州有橘洲

常餐占野蔬十年嬰藥餌萬里狎樵漁揚子

淹捿閣洙曰見子雲字終捿閣註識鄒生惜曳裾洙曰鄒陽書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趙曰公自況也但驚飛熠燿洙曰熠燿螢火也詩熠燿宵行不記改蟾蜍洙曰蟾蜍謂月也張景陽下車如昨日蟾蜍四五圓煙雨封巫峽江淮略孟諸杜歷落語然不寒窘夢弼曰爾雅十藪宋有孟諸註令在梁國此乃公追言梁宋之舊遊也湯池

雖險固洙曰金城湯池遼海尚填淤努力輸肝膽休煩獨起予趙曰遼海指幽燕時猶有不順命者前漢溝洫志註填淤謂壅泥也末勾所以激之洙曰起予者商也師曰遼海尚填淤言祿山未平故子美末章勉薛尚書為國立功不獨為詩以起予也澤堂曰起予非為詩也冀尚書為國立忠不獨令我獨為公興起也

哭李尚書之芳鶴曰按宗室世系表之芳乃蔣王惲之孫舊史云安祿山奏為范陽司馬祿山反自拔歸京師廣德二年燕御史大夫使吐蕃被留二歲乃得歸拜禮部尚書改太

子賓客薨客葬於荊州詩
作扵大曆三年江陵府
漳濱與蒿里逝水竟同年【夢弼】曰漳濱甫言其客寓扵荊南也【洙】曰劉公幹詩
余嬰沉病疾竄身清漳濱又云逝者如流水哀此遂離分【希】曰漢書註蒿里死人里也欲掛留
徐劍【洙】曰見把劍覓徐君註猶迴憶戴船【批】極是傷痛【洙】曰見應尋戴安道註相
知成白首此別間黃泉【洙】曰左傳不及黃泉風雨嗟何及江湖
涕泗然【批】容易沉著【夢弼】曰詩風雨思君子也又啜其泣矣何嗟及矣泫胡畎切涕流貌禮孔子
泫然流涕修文將管輅【趙】曰言李尚書奇才如魏之管輅【夢弼】曰三十國春秋蘇韶卒後從
弟見韶乘白馬而行弟因問幽冥之事韶曰顏回卜商今見為修文郎死之與生略無有異言終不見【澤
堂】曰將携去之義也言脩文體將去管輅奉使失張騫【夢弼】曰謂李之芳廣德間使吐蕃以
張騫比之芳也按公秋日夔府詠懷百韻末云途中非阮籍查上似張騫亦為李之芳而言也史閣

九

行人在趙曰史閣言書名於吏冊也洙曰周禮秋官有大行人小行人詩家秀句傳

客亭鞍馬絕鼓曰此言子美為客亭留於此李公無復鞍馬来相尋矣趙曰言其死於道路

也旅櫬網蟲懸洙曰沈休文詩網虫垂戶織復魄昭丘遠洙曰禮記骨肉

歸復于土王粲登樓賦西接昭丘註楚昭王墓也歸魂素滻偏廣韻曰滻所簡切水名在

京兆言李尚書乃京兆人今歸葬于滻水之旁也趙曰潘安仁西征賦地有玄灞素滻樵蘇封

葬地喉舌罷朝天洙曰李固云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斗為天之喉舌尚書亦

為陛下喉舌秋色凋春草王孫若箇邊洙曰劉安招隱王孫遊兮不歸春草

生兮萋萋

重題

涕灑不能收哭君餘白頭兒童相顧盡洙曰言少時相顧今盡於

此矣宇宙此生浮【趙】悵然何所不盡江雨銘旌濕湖風井逕秋【洙】曰蕪城賦邊風起兮城上寒井逕滅兮丘隴殘還瞻魏太子賓客減應劉【公自註】公歷禮部尚書薨于太子賓客【洙】曰曹丕書曰應徐陳劉一時俱逝矣【夢弼】曰應瑒劉楨乃魏太子門下客也今之芳已殂故云減也

獨坐

【鶴】曰江陵作

悲秋回白首倚杖背孤城江斂洲渚出天虛風物清滄溟服衰謝服一作恨【澤堂】曰服與服膺之服同意猶著也朱紱負平生【洙】曰易朱紱方來【夢弼】曰公為尚書郎已賜緋矣今老而無所用於時也仰羨黃昏鳥投林羽翮輕【師】曰子羨久客他鄉曾歸鳥之不如

哭李常侍嶧二首

【鄭】曰嶧夷益切【鶴】曰唐志左右散騎常侍隷門下中書有

掌覲諷當是大曆三年在荆南作李死於嶺南而歸葬長安公逢於江漢間而哭之

一代風流盡 [趙]曰南史張緒死其從弟融於緒靈前酌飮慟哭曰阿兄風流頓盡 修文地下深斯人不重見 [趙]曰孔子言伯牛之疾曰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將老失知音 [批]自是可感 [趙]曰昔伯牙絶絃於鍾期仲尼覆醢於子路痛知音之難遇矣 短日行梅嶺 [趙]曰大庾嶺多梅故謂之梅嶺今南安郡 [澤堂]曰嶺高而日行短歸櫬之苦如此 寒山落桂林 [趙]曰言李常侍之櫬自廣州來也桂林今靜江府 [澤堂]曰桂林正搖落 長安若箇畔猶想暎貂金 [批]猶有餘韵 [夢弼]曰漢官儀侍中冠附蟬爲文貂尾爲飾謂之貂蟬 青瑣陪雙入 [夢弼]曰言昔爲左拾遺與李常侍同謁于省中青瑣門也 銅梁阻一辭 [夢弼]曰言於蜀之銅梁縣又曾一接言辭而別也 風塵逢我地江漢哭君時 [批]可痛 [趙]曰言當兵戈之際相逢於江漢而今在江漢聞其喪而哭之也 次第尋書札

呼兒檢贈詩 批假對澤堂曰次莘與書札 對呼兒與檢詩對是勾法 鼓撣王子表不愧史臣詞 夢弼曰李常侍乃宗室之子故史氏當書之于王子表而無愧也前漢書有王子侯表

宴王使君宅題二首 鶴曰在荆南作

漢主追韓信 蒼生起謝安 洙曰漢主入關諸將多逃蕭何獨追韓信晉謝安高卧東山為蒼生起 吾徒自飄泊 世事各艱難 逆旅招邀近 他鄉意緒寬 意一作思 不才甘朽質 高卧豈泥蟠 洙曰揚子龍蟠于泥 趙曰所以自謙也澤堂曰謙退如此

汎愛容霜鬢 留歡卜夜闌 夢弼曰左傳臣卜其晝未卜其夜 自吟詩送老 相勸酒開顏 戎馬今何地 鄉園猶在山 在一作舊 江

湖隨清月酩酊任扶還

久客鶴曰當是廣德二年在閬州莫有相知者故有此作

羈旅知交態沫曰鄭當時傳翟公大書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

淹留見俗情衰顔聊自哂夢弼曰哂失忍切笑也小吏最相輕

去國哀王粲夢弼曰甫以王粲自比也王粲避亂荊州依劉表作七哀詩傷時哭

賈生夢弼曰又以賈誼自悼也沫曰賈誼上書言時事云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六

狐狸何足道豺虎正縱橫正一作亂趙曰時吐蕃之亂未息也沫曰張綱傳豺狼當路安問狐狸

舟中出江陵南浦奉寄鄭少尹審鶴曰大曆三年作是時公移居公安公安在江陵之南故出南浦也時鄭審為江陵少尹

更欲投何處飄然去此都〔趙〕不知者亦以為寢語矣〔洙〕曰賈誼賦何必懷此都

形骸元土木〔夢弼〕曰晉嵇康傳有風儀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飾舟楫復江湖

社稷纏妖氣〔洙〕曰左太冲賦姦回贔屭兵纏紫微干戈送老儒〔趙〕此送字氣味別如送奚之送甚可傷也

百年同棄物萬國盡窮途雨洗平沙淨

天衢闊岸紆鳴螢隨汎梗〔趙〕曰螢音將蟬也螢得梗而託之故隨汎梗而鳴〔希〕曰爾雅釋蜆云蜆一名寒蜩又名寒螿似蟬而小青赤色者也〔補註〕梗古杏切戰國策挑梗謂土偶人曰降雨下淄水至則汝殘矣土偶曰不然子東國之桃梗也刻削為人降雨下淄水至流子而去註梗枯木也

別燕起秋菰〔夢弼〕曰菰雕胡也燕集於菰蒹之間當秋則別之而起去也〔洙〕曰宋玉賦燕翩翩其辭歸〔澤堂〕曰以螢燕興已漂泊

棲託難高臥〔趙〕曰言其方有棲托難於高枕以自安也

飢寒迫向隅〔洙〕曰前漢刑法志蒲堂飲酒一夫向隅而泣

寂寥相呴沫

【夢弼】曰呴況付切沫音末莊子太宗師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浩蕩報恩珠**【夢弼】曰潘岳關中記漢武帝遊昆明池見魚銜鉤取其鉤放之其后魚銜珠以報淮南子寘賢訓隋侯之珠註隋侯見大蚘傷斷以藥傳之後蛇於江中銜大珠以報之【澤堂】曰上句少食恩之地下句無報恩之人**溟漲鯨波動**【夢弼】曰古今註鯨大魚也雄曰鯨雌曰鯢常以五月生子於岸八月導而還海鼓浪成雷噴沫成雨**衡陽鴈影徂**【洙】曰蜀都賦云候鴈銜蘆木落南翔氷泮北徂**南征問懸榻**【夢弼】曰陳蕃為豫章太守不接賓客唯徐稺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東逝想乘桴**【夢弼】曰論語道不行乘桴浮于海【澤堂】曰如無待士之禮欲學從師之行**濫竊商歌聽**【洙】曰北山移文竊吹草堂濫巾北岳淮南道應訓甯戚欲干齊桓公無以自達於是飯牛車下擊牛角而疾商歌桓公聞之命後車載歸**時憂卞泣誅**【夢弼】曰韓非子楚人和氏得玉璞獻厲王王使人相之石也王以為詐刖其左足及武王即位又獻之王又以為詐刖其右足

寒

文王即位乃抱其璞哭於楚山之下曰吾悲夫寶玉而題之以石貞士而名之以詐王使人理之得寶焉命曰和氏璧【澤堂】曰幸得聽我商歌之知已而猶憂卞氏之泣刖也

經過憶鄭驛【夢弼】曰前漢鄭當時字莊為太子舍人嘗置驛馬長安諸郊請謝賓客夜以繼日用鄭莊同姓以比鄭審也**斟酌旅情孤**【趙】曰言鄭監必度我旅情之孤

移居公安山館【鶴】曰廣德元年自閬州暫往梓州時作【澤堂】曰題以山館必在高處

南國晝多霧北風天正寒路危行木杪身遠宿雲端遠一作逈【澤堂】曰終日行險遠宿處又高絕**山鬼吹燈滅廚人語夜闌**【趙】曰此山館乃楚地**鷄鳴問前館世亂敢求安**【澤堂】曰山鬼吹燈時廚人尚相語鷄鳴又發其無晨夜之閒可悲也二

官亭夕坐戲簡顏十少府 鶴曰大曆三年在公安作官亭當在公安

南國調寒杵 趙曰庾信夜聽擣衣詩調聲不用吟 西江浸日車 趙曰淮南子日乘車駕以六龍羲和為馭 客愁連蟋蟀 批語意相入夢弼曰蟋蟀蛩也今之促織 亭古帶蒹葭 不返青絲鞚 趙曰鞚馬勒也青絲為之 虛燒夜燭花 老翁須地主 主一作坐 細細酌流霞 修可曰抱朴子載項曼卿言到天上仙人以流霞杯飲之

醉歌行贈公安顏少府請顧八題壁 鶴曰即顧八分文學 大曆三年公至公安時作

神仙中人不易得 批一勾杜趙曰世說王恭美姿儀嘗披鶴氅裘涉雪而行孟昶見之嘆曰真神仙中人也 顏氏之子才孤標 天馬長鳴待駕馭 秋鷹

整翮當雲霄【洙】曰言負駿逸之才以待用也君不見東吳顧文學【公】【自】【註】顧況吳人又不見西漢杜陵老【趙】面前人著兩不見唐矣可人【洙】曰前漢都長安後漢都雒陽長安在洛陽之西故前漢謂之西漢公長安杜陵人也詩家筆勢君不孅詞翰升堂為君掃【趙】曰公自言詩家之詞與顧君筆勢之翰升顏少府之堂各為之一掃也是日霜風凍七澤【洙】曰子虛賦楚有七澤烏蠻落照衘赤壁【夢弼】曰蜀嶲州嶲山其地接諸蠻部有烏蠻白蠻赤壁在鄂州酒酣耳熱忘頭白【洙】曰楊惲曰酒酣耳熱聲鳴鳴而歌秦聲感君意氣無所惜一為歌行歌主客為一作醉【趙】曰主則顏少府客則公與顧也【師】曰歌主客裴揚主客之德也

移居公安敬贈衛大郎鈞【鶴】曰公以大暦三年秋移居公安

衛侯不易得余病汝知之【批】故有狂態雅量涵高遠清襟

照等夷【尹】曰袁粲答王儉詩老夫亦何寄之子照清襟【□補】曰夷平也謂平交也 平生感意氣少小愛文辭河海由來合風雲若有期【夢弼】曰言文辭之必效也【洙】曰河出崑崙千里一曲九曲入海 形容勞宇宙質朴謝軒墀【趙】曰言無復仕於朝也 自古幽人泣流年壯士悲水煙通徑草秋露接園葵【趙】曰述其移居於公安之地也 入邑豺狼鬪【趙】曰以比盜賊也 傷弓鳥雀飢【趙】曰傷弓之鳥以瘡病而飢喻窮困之民艱於食也 白頭供宴語【夢弼】曰白頭公自謂可以陪衛公宴閑之話也 烏几伴棲遲【趙】曰烏皮几也言遲於公安惟有烏几為伴耳 交態遣輕薄今朝豁所思

公安送韋二少府匡贊【鶴】曰大曆三年秋作是年吐蕃入寇京師戒嚴

逍遙公後世多賢【洙】曰韋嗣立封逍遙所隱谷曰逍遙谷【田】曰北史韋夐字敬遠孝寬

之兄志尚夷簡淡於榮利號曰逍遥公故世系表謂韋氏九房以瓊之後爲逍遥公房嗣立之後爲小逍遥公房以別之師曰子美稱逍遥公乃瓊非嗣立

送爾維舟惜此筵念我能書數字至能書一作常能將詩不必萬人傳趙曰言思念我則寄將我之詩去則不必傳之萬人也時危兵甲黃塵裏日短江湖白髮前趙曰言髮已白矣而短景中之江湖在其前也古往今來皆涕淚斷腸分手各風煙劉語各矜重澤堂曰時危如此餘生苦短此古今可涕淚又況分手之際耶

贈虞十五司馬鶴曰上元寶應間在浣花作

遠師虞秘監公自註世南今喜識玄孫夢弼曰尒雅釋曾孫之子爲玄孫形象丹青逼家聲器宇存淒凉憐筆勢夢弼曰羨世南之善書也浩蕩問辭源夢弼曰善世南之爲文也澤堂曰虞司馬雖流落悽凉其筆勢有祖法則可憐

甫之時去秋監已遠而猶可浩蕩想望問其詞源於後孫也

爽。氣。金。天。豁。夢弼曰虞公之清氣如秋天之豁然也

清。談。玉。露。繁。夢弼曰虞公之高論洒然如露

佇鳴南嶽鳳 夢弼曰喻虞之能鳴如鳳也南嶽衡山也

欲化北溟鯤 夢弼曰喻虞之變化如鯤也莊子北溟有魚其名為鯤

交態知浮俗 趙曰鄭莊傳翟公題其門曰一貧一富乃知交態

儒流不異門 澤曰因流俗利交知儒流相同也

過逢連客位 日夜倒芳樽

沙岸風吹葉 雲江月上軒

百年嗟已半 四座敢辭喧

書籍終相與 青山隔故園 夢弼曰甫欲以書籍與虞冀虞傳甫之業也魏志蔡邕奇王粲曰此王公孫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書籍當盡與之

公安縣懷古

魯曰吳大帝推蜀先主為左將軍荊州牧鎮油口即居此城時人號為左公故名其城曰公安 鶴曰大曆三年秋晚作

野曠呂蒙營【洙】曰吳將呂蒙營於公安鄭曰十三州志吳大帝封呂蒙爲孱陵侯居此地故曰營

江深劉備城【夢弼】曰劉備爲荊州牧都公安寒天催日短風浪與

雲平【批】語有氣格過公安時景耳洒落君臣契【夢弼】曰言先主與諸葛亮契合也

飛騰戰伐名【澤堂】曰總言維舟倚前浦長嘯一含情

呀鶻行

病鶻卑飛俗眼醜每夜江邊宿衰柳清秋落日已側

身過鴈歸鴉錯回首緊腦雄姿迷所向【澤堂】曰猛緊之腦踈

翮稀毛不可壯強神迷復皂鵰前【澤堂】曰以其神強故敢亢皂鵰而不

知止也俊材早在蒼鷹上風濤颯颯寒山陰熊羆欲蟄

龍蛇深念用此時有一擲失聲濺血非其心

庚 文

公安送李二十九弟晉肅入蜀余下沔鄂【鶴】曰公以大曆三年冬發公安往岳陽【夢弼】曰晉肅即李賀之父韓退之嘗為賀作諱辨沔今之漢陽也

正解柴桑纜【鄭】曰柴桑地名在江州【趙】曰公將下沔鄂也仍看蜀道行【趙】曰送晉肅入蜀也檣烏相背發【趙】曰船檣上刻為烏形塞鴈一行鳴【夢弼】曰行胡郎切列也記序別之時也南紀連銅柱【朱】曰見南紀標銅柱註西江接錦城【朱】曰世說成都城皆種芙蓉至秋盛開望之若錦故號錦城憑將百錢卜飄泊問君平【批】可念【趙】曰嚴君平賣卜於成都日閱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

北風【鶴】曰大曆三年冬至岳陽作

北風破南極【朱】曰北陰也南陽也北風破南極喻小人道長而君子道消也朱鳳日威垂威一作低【趙】曰威垂無氣象之皃洞庭秋欲雪鴻鴈將安歸【夢弼】

習

曰北風吹南極而鳳威垂無氣象洞庭秋雪而鴻鴈寒無所歸喻君子值時之亂於是乎失所也

十年殺氣盛 趙曰自天寶十四載至大曆三年凡十三年矣而云十年殺氣盛舉其大數也耳

六合人煙稀 希曰相知傳註天地四方謂之六合

吾慕漢初老時清猶茹芝 批甚自重 趙曰商山四皓避秦之亂方漢初可以出矣而猶茹芝焉則以畏禍之心未能已也 澤堂曰猶字可愧當時不好避矣

憶昔行 鶴曰大曆三年出峽後作

憶昔北尋小有洞洪河怒濤過輕舸 洙曰茅君內傳大天之內有玄中之洞三十六所第一王屋山之洞周圍萬里名曰小有清虛之天廣雅南楚江湘凡船之大者謂之舸

辛勤不見華蓋君艮岑青輝慘么麼 趙曰公昔遊云昔謁華蓋君緣袍崑玉腳詳考二詩之意公遊王屋本欲謁華蓋君適值君死也 夢弼曰么烏堯切麼亡果切么麼細也

千崖無人萬壑靜三步回頭五步坐 [修可]曰范元實詩眼云昔嘗問山谷耕田欲雨刈欲晴去得順風来者怨山谷云不如千崖無人萬壑靜三歩回頭五歩坐盖七言詩四字三字作兩節也此勾法出黄庭經自上有黄庭下關元以下多此體

秋山眼冷魂未歸仙賞心違淚交墮 [批]亦懇款數四[趙]曰上勾言望華盖君招之而不来也下言欲為仙賞之遊而事與願違所以悲泣也

房子誰依白茅屋 茅一作石 盧老獨啓青銅鎖 [夢弼]曰時有盧道人結茅山下居焉甫謂之訪其仙術焉昔葛仙翁與費長房跳壺中忽見殿閣崔嵬皆鎖閉葛喝之烟霧四起鎖自開閉今以盧比葛仙翁也或曰盧老謂盧敖也淮南子盧敖遊乎北海見一士焉軒軒然迎風而舞顧見盧敖舉臂而竦身遂入雲中[澤堂]曰房子四五人八来淚俱落即同此二勾意而蔡獨異釋何耶

巾拂香餘擣藥塵階除灰死燒丹火 階一作前[批]七字倒

玄圃滄洲莽空闊 [沫]曰十洲記曰崑崙山三角一角正

于北辰星輝名曰閬風巔其一角正西曰玄圃臺其一角正東曰崑崙宮【修可】曰滄洲十洲之一也

金節羽衣飄婀娜【朱】曰以黃金為節鳥羽為衣【鄭】曰婀於可切娜怒可切美也【澤堂】曰想望仙遊之狀

落日初霞閃餘映【趙】曰言華蓋君金節羽衣之所往来有落日初霞之輝映也

倏忽東西無不可【杜】悅惚語【夢得】曰倏音叔倏忽疾走也言盧老得仙術飛空無往下可也

松風澗水聲合時青兕黃熊啼向我【杜】岑寂語四勾極俯仰形容之妙【朱】曰兕如野牛青色堅厚可以為鎧【夢】【鄭】曰甫乘興而来遊樂極則感物而以哀繼之蓋興盡欲將返故也

徒然咨嗟撫遺跡至今夢想仍猶左【趙】曰公在山中愁寂不堪撫華蓋君之遺跡而夢想猶見之也【澤堂】曰如在左旁也

祕訣隱文須內教【杜】教平聲【師】曰淮南王有鴻寶枕中秘訣其文字隱之不以示人

晚歲何功使願果五使一作收

更討衡陽董鍊師譜討一作覓

南遊早鼓瀟湘柁簞【杜】此憶昔

貫

與音遊皆託方外便謂真遊與事董殆癡人前說夢【鶴】曰道經中有大梵隱語即隱文之類也董鍊師乃昔遊詩所謂董先生者方公遊王屋山時董在東蒙今在衡嶽故云南遊一作南浮如司馬子長浮湘泛沅之浮【趙】曰以為求仙須得有功行而傳秘訣不見華蓋君矣卻思南遊而訪董鍊師【夢弼】曰拖正船木也

送顧八分文學適洪吉州【鶴】曰公在公安嘗使顧書醉歌行於尉廨之壁則是公與顧相遇於公安今顧又適江西故送以此詩

中郎石經後八分蓋憔悴【洙】曰後漢蔡邕為中郎將校書東觀邕以經籍去聖人遠文字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熹平中表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冊于碑使工刻立於大學門外兩京記云貞觀中得邕石經數段皆八分書顧侯運鑪錘【趙】曰錘之瑞切鍛也【洙】曰運鑪錘言能鍛鍊以成一家之書筆力破餘地【夢弼】曰言顧侯之筆力皆運轉鍛鍊

以成八分之書也莊子養生主篇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昔在開元中韓蔡
同贔屭鄭曰贔平秘切屭虛器切洙曰開元中韓擇木蔡有隣二人善八分修可曰張平子西京
賦綴以二華巨靈贔屭註贔屭作力貌東觀餘論云顧侯運鑪錘筆力破餘地昔在開元中韓蔡同贔屭
此詩蓋謂顧識大者也觀其遺跡乃知子美彿虛稱之耳碑首倒薤亦自奇古不獨八分可賞云玄
宗妙其書是以數子至御札早流傳揄揚非造次公自
註明皇師韓擇木嘗於彩牋上八分書賜張說師曰書苑唐明皇好圖畫工八分章草豐茂英特張說為
麗正殿學士獻詩明皇於彩牋上八分書讚曰德重和鼎功逾濟川詞林秀發翰苑光鮮所謂御札流傳
者此也三人並入直洙曰韓蔡顧三人也恩澤各不二顧於韓蔡
內辨眼工小字師曰辨眼謂於字中號明眼者洙曰謂顧文學八分外尤能小字也分
日示諸王鉤深法更秘文學與我遊蕭疏外聲利追

隨二十載浩蕩長安醉高歌卿相宅文翰飛省寺【夢弼】曰風俗通寺司也今尚書御史官府所止皆曰寺也視我揚馬間【洙】曰視公如揚雄司馬相如白首不相棄騂騮八窮巷必脫黃金纓【趙】曰顧君騎騂騮相訪脫黃金纓言其富貴也一論朋友難遲暮敢失墜古來事反覆相見橫濵泗濁者玉珂人【師】曰玉珂車馬之飾也【夢弼】曰珂丘何切螺屬老雕八海所化大如鰒皮黃黑而骨白以為馬飾唐書車服志天寶中京官朔望朝參有珂三品以上珂九子四品以上珂七子五品珂五子六品以下去珂誰是青雲器【洙】曰此事之反覆也言貴者未必賢【師】曰顏延年五君詠仲容青雲器才盡傷形體上聲一作骸病渴汙官位【顧】曰齊江淹字文通夢得五色筆由是文章日新復夢有人自稱郭璞取之後為詩絕無美句時人謂為才盡【洙】曰相如病渴故舊獨依然危時話顛躓【鄭】曰躓音致我甘多

病老子負憂世志胡為困衣食顏色少稱遂遠作苦辛行順從衆多意冊織無根帶蛟鼉好為祟況兼水賊繁特戒風飆駛夢弼曰駛踈吏切疾也崩騰戎馬際際一作險夢弼曰崩騰即奔騰也往往殺長吏夢弼曰軍興之際賦歛慘刻動殺長吏以叛也師曰按史吐蕃冦邠靈州又商州兵馬使劉洽殺殷仲卿幽州兵馬使朱希彩殺節度使李懷仙皆是年也子干東諸侯勤勉防縱恣鶴曰洪吉康皆隸江南道自長安言之則為東故曰東諸侯洪乃西道採訪使所治故又曰請哀瘡痍深告訴皇華使邦以民為本魚飢費香餌夢弼曰魚飢喻民困顧侯當勉諸侯厚施予以恤民為本也請哀瘡痍深告訴皇華使夢弼曰詩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使臣精所擇進德知歷試惻隱誅求情洙曰當勤恤民困也固應賢愚異夢弼曰甫意欲顧侯苦于

皇華使問其瘼瘝精擇良吏以為佐勤恤民隱無徒誅求一縣為苛急畧無賢愚之異甫 烈士惡
苟得俊傑思自致 趙曰皆以指言顧文學所以責望之深也 夢弼曰此戒顧侯無以不
義而苟從當自致富貴也 贈子猛虎行出郊載酸鼻 批卒不知顧何名 洙曰陸
士衡樂府猛虎行渴不飲盜泉水熱不息惡木陰惡木豈無枝志士多苦心此皆勉其自振立也 夢弼曰
竇憲傳言之可為酸鼻

留別公安大易沙門 鶴曰沙門乃僧之通稱梁會稽沙門惠皎作高僧傳
云漢始有沙門唐元奘稱沙門是也大曆二年冬赴岳陽時作

真

隱居欲就廬山遠麗藻初逢休上人 夢弼曰詩僧湯惠休也 數
問舟航留製作 夢弼曰數色角切頻也言来問甫之舟航而留甫之製作也 長開
篋笥擬心神 批擬心神拙 夢弼曰言為大易而開篋笥共是心神擬議合與何篇也 澤堂曰

訪問舟居又留所作於篋中故時時開展以憑心神也自麗藻至心神只一意

沙村白雪仍含凍江縣紅梅已放春先踏爐峯置蘭若[洙]曰爐峯香爐峯也在潯陽廬山有東西二林寺

徐飛錫杖出風塵[澤堂]曰結欲就廬山之句

曉發公安數月憩息此縣[鶴]曰大曆三年秋公移居公安冬深入岳陽此詩作於其時

北城擊柝復欲罷[洙]曰易重門擊柝左傳哀七年魯擊柝聞於邾[補註]柝斫木爲之夜行所擊

東方明星亦不遲[洙]曰詩東有啓明西有長庚註啓明長庚皆金星也以其先日而出故謂之啓明以其後日而入故謂之長庚[澤堂]曰日月易邁作旅如昨

鄰雞野哭如昨日[澤堂]曰野哭即野哭千家聞戰伐之野哭東坡有行歌野哭兩堪悲之句

物色生態能幾時生態一作生生

舟楫眇然自此去江湖遠適無前

東

期洙曰沈休文別范安成平生少年日分手易前期趙曰無前期謂不知所止出門轉眄

已陳迹洙曰晉王羲之蘭亭序俛仰之間已為陳迹藥餌扶吾隨所之

歲晏行鶴曰詩云去年米貴闕軍食今年米賤大傷農當是大曆三年次岳州作按舊史大曆二年十月減京官職田三分之一充軍粮又十一月率百官京城士庶出錢以助軍

歲云暮矣多北風瀟湘洞庭白雲中漁父天寒網罟

凍莫徭射鴈鳴桑弓之功曰隋地理志長沙郡雜有夷蜒名曰莫徭自言其先祖有功常免徭役故以為名鶴曰漢五行志女童謠曰檿弧箕服師古曰山桑之有點文者木弓曰弧茲云桑弓蓋以檿為之去年米貴闕軍食今年米賤大傷農洙曰穀貴則傷民穀賤則傷農高馬達官厭酒肉此輩杼軸茅茨空洙曰言在位者不知為政但厭酒肉而已夢弼曰聚斂太重杼軸不作而茅茨為之空虛也詩小東大東杼軸其空楚

人重魚不重鳥一作肉汝休枉殺南飛鴻希曰管子桓公曰夫鴻鴈春北而秋南不失其時此詩之意亦似王符傳所謂有以貨得鴈門太守皇甫規問卿在郡食鴈乎澤堂曰射鳥不可賣而充食此亦憐之之辭

況聞處處鬻男女割慈忍愛還租庸沫曰唐制授人以口分世業田凡授田者丁歲納粟稻謂之租用人之力歲不過二十日不役者日為絹三尺謂之庸時民力困故共是有鬻男賣女以還租庸調者

往日用錢捉私鑄今許鈆錫和青銅許一作來沫曰唐制盜鑄者死沒其家屬至天寶間盜鑄益甚雜以鐵錫無復錢形號公鑄者為官爐錢

刻泥為之最易得夢臺曰刻泥謂刻泥作模也

好惡不合長相蒙夢鄉曰言上下相蒙蔽無復糾察也為政如是安得萬物不離亂乎

萬國城頭吹畫角此曲哀怨何時終拙曰首尾痛徹子美晚年詩多雜亂無復語次如此歌本說射鴈隔數句後方出汝字應前未了復說時事因及私鑄私鑄未了終

以畫角老人語態不可拘以常格得以此失以此山谷專主此等流弊至不可讀亦不得不以為戒也

發劉郎浦 【鮑】曰先主納吳女處也呂溫詩云吳蜀成婚此水潯真珠步障幄黃金誰將一女輕天下欲換劉郎鼎峙心 【鶴】曰按十道志劉郎浦在荊州當是大曆三年往公安時作

挂帆早發劉郎浦 【夢弼】曰甫自公安縣経劉郎浦擬過衡陽也 疾風颯颯昏亭午舟中無日不沙塵崖上空村畫豺虎 【洙】曰言多盜賊也十日北風風未迴客行歲晚老相催白頭厭伴漁人宿黃帽青鞋歸去來 【洙】曰黃帽乃篛冠青鞋乃芒鞋也 【澤堂】曰漂泊水行所以厭伴漁人非謂江湖不及山林也

別董頲 【鶴】曰詩窮冬急風水逆浪開船難蓋云董自岳陽泝漢水而之鄧也當在大曆三年作詩又云老夫纜亦解公是時亦有適潭之期矣

窮冬急風水逆浪開帆難士子甘旨闕不知道里寒夢弼曰孝子薦其甘旨此謂董頲有母也洙曰急於養父母故不知道里寒有求彼樂土洙曰詩適彼樂土南適小長安趙曰小長安鄧州也詩言逆浪開帆若在潭州言之逆浪則往衡州而南矣別我舟楫去覺君衣裳單素聞趙公節兼盡賓主歡已結門廬望無令霜雪殘趙曰趙公必鄧州守也董以甘旨之闕離母而往鄧故用賓主事齊王孫賈之母謂賈曰汝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汝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無令霜雪殘則囑其早歸也老夫纜亦解脫粟朝未餐夢弼曰漢書公孫弘食一肉脫粟飯飄蕩兵甲際夢弼曰時有吐蕃之亂也幾時懷抱寬漢陽頗寧靜洙曰漢陽軍也在岳陽峴首試考槃鄭曰峴首山名在襄陽鶴曰漢陽峴首乃適鄧之所經行也夢弼曰甫欲寄居因董之往鄧故語及之詩考槃在澗當念

著白帽采薇青雲端白一作皂 洙曰管寧不應州郡之辟常著白帽 夢弼曰甫欲効管寧著皂帽采薇於峴山之端也

幽人 洙曰易履卦履道坦坦幽人貞吉 師曰幽人乃幽隱之士按唐史拾遺惠昭荀玨與甫友善常以詩相唱酬甫此詩思之故以二子目為幽人批此拾遺必因甫詩創此二子何其無名獨見識也甫詩無此酬唱

孤雲亦羣遊神物有所歸有一作識麟鳳在赤霄 夢弼曰麟疑作靈何當一来儀 洙曰書鳳凰来儀漢書麟鳳在郊藪 趙曰張茂先鷦鷯賦序彼鷲鶚鵾鴻或凌赤霄之際則鳳言赤霄宜矣然麟亦謂之在赤霄學者多疑之殊不知徐陵之生寶誌曰此兒天上石麒麟自天而降亦宜在赤霄矣 師曰神物謂龍也龍翔而雲從喻聖人出而賢人應之舜韶九成而鳳凰来儀蓋鳳之為物有道則見今雲未遇神龍鳳不遇有道之世雲則無所歸鳳則不来儀是以賢人幽

隱此其時也
徃與惠詢輩又中年厂滄洲期乙【歐】曰惠詢輩謂惠遠許詢也【師】曰甫
徃與惠照荀玨二子約中年功名成遂為滄海之遊也【沫】曰李善註楊雄賦世有黃公者起於滄洲顚神
養性故後人以滄洲為隱者所居
天高無消息棄我忽若遺【師】曰謂自別以
来悄無音耗殆恐二子以予信道不篤見疵於予是以棄我若遺而無所思也
内懼刀非道流【夢弼】曰按集有曰道意久衰薄曰册砂負前諾是故有此勾也
又幽人、見瑕疵【沫】曰信七
年傳不有瑕疵
洪濤隱語笑鼓枻蓬萊池【夢弼】曰枻以制反揖也海上有三島
一曰蓬萊二曰方丈三曰瀛洲【澤堂】曰此想像幽人方外之遊
崔嵬扶桑日【沫】曰山海經曰
日出暘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
照耀珊瑚枝【趙】曰珊瑚出於海底石上有五色故日所以照
耀
風帆倚翠蓋【夢弼】曰翠蓋卽翠羽飾蓋也張衡東京賦飾翠羽之高蓋
暮把東
皇衣【沫】曰屈平九歌有東皇太一【夢弼】曰東皇乃東方青帝也
嚥漱元和津叱【參祥】曰黃

庭經口為玉池太和宮漱咽靈液災不作註口中液水為玉津又中皇經但服元和除五穀必獲寥天得真籙註服元和謂咽津液【夢弼】曰元和津乃天地一元之氣也

所思煙霞微

【[illegible]】曰謂滄洲在烟霞深微之中也

知名未足稱局促商山芝

【定功】曰皇甫謐高士傳四皓作歌曰漠漠高山深谷逶迤曄曄紫芝可以療飢【[illegible]】曰漢武帝曰局促効轅下駒【澤堂】曰以時事之艱難不得遂商山之許或知名何足稱也雖

五湖復浩蕩歲暮有餘悲

【師】曰自洪濤隱笑語以下皆叙說滄洲之興甫意謂若與惠詢輩遊滄洲則必鼓枻以拂扶桑之日映照珊瑚之枝順風掛帆絓倚翠蓋把東皇漱元氣隱於烟霞之表雖功名赫赫未足為稱雖四皓歌紫芝猶為局促奈何言不相副今復飄泛五湖尚為羈旅況年已衰暮將與物化豈不為之悲傷乎

泊岳陽城下

【鶴】曰岳州也居天岳山陽故曰岳陽大曆三年作

江國踰千里山城僅百層

【澤堂】曰僅與近字同義如韓文家累僅三十口之僅

非不足之意岸風翻夕浪舟雪灑寒燈留滯才難盡難一作鉡夢弼曰甫流寓荊南自比太史公留滯周南也澤堂曰自負不淺艱危氣益增趙實歷語别洙曰漢馬援曰大丈夫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圖南未可料變化有鵾鵬洙曰莊子北溟有魚其名為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為鳥其名為鵬趙曰公方傃南而往所以及圖南之義

纜船苦風戲題四韻奉簡鄭十三判官泛鶴曰大曆三年在岳陽時作

東岸朔風疾天寒鶬鴰呼夢弼曰鶬千剛切鴰古活切洙曰西都賦鳥則鶬鴰汎浮往來漲沙霾草樹舞雪渡江湖吹帽時時落澤堂曰張字舞字吹字皆主朔風而言維舟日日孤因聲置驛外趙曰題云簡鄭十三判官

故使鄭莊置驛事

為覓酒家壚【沫】曰司馬相如傳文君當壚師古曰賣酒之處累土為壚以居酒甕形如鍛壚故名壚耳

登岳陽樓

【鶴】曰大曆三年作

昔聞洞庭水【鄭】曰在岳州【沫】曰風土記陽羨縣東有太湖中有包山山下有洞穴潛行地中無所不通謂之洞庭地脉湘中記湘水出於陽朔山至洞庭為太湖日月若出入其中也

今上岳陽樓。吳楚。東南。坼。【趙】曰吳與楚地相接此實適洞庭闊遠之狀【譯堂】曰自岳陽視吳楚東南景開豁故下拆字

乾。坤。日。夜。浮。【杜】氣壓百代為五言雄渾之絕下兩句畧不用意而情境適等【趙】曰言在乾坤之內其水日夜浮也語既高妙有力而言洞庭之大無過於此【蔡】曰水衡記天下之至多者水焉浮天而載地也

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趙】曰此言於老病中尚賴有孤舟可以浮泛而生涯自如也【譯堂】曰形勝如許而流離喪亂祗足延望流涕此用意連串

處戎馬關山北憑軒涕泗流【唐子西】語錄云過岳陽樓觀子美詩不過四十字耳氣象閎放涵蓄深遠殆與洞庭爭雄所謂富哉言乎太白退之輩率為大篇極其筆力終不逮也【浦】【蔡】西清詩話洞庭天下壯觀自古騷人墨客題之者衆矣如水涵天影闊山拔地形高又四顧疑無地中流忽有山鳥飛應畏墮帆遠却如閑皆見稱於世然又未若孟浩然詩云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讀之則洞庭空闊無際氣象雄張曠然如在目前至於讀子美此詩則又氣象不然大與諸子迥別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不知少陵胸中吞幾雲夢也【後村】詩話云杜五言感時傷事如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入句之中着此一聯安得不獨步乎若全集千四百篇無此等勾為此氣骨篇篇都做圓荷浮小葉細麥落輕花道了則似近人詩矣

奉送魏六丈佑少府之交廣【鄭】曰海南郡【鶴】曰大曆三年在岳州作

賢豪贅經綸功成空名垂澤堂曰典則中有感慨子孫不振耀光

一作子孫沒不振歷代皆有之鄭公四葉孫涑曰鄭公魏徵也長大

常苦飢夢弼曰長丈丁切眾中見毛骨猶是麒麟兒趙曰晉元帝幼

時嵇康興之謂人曰琅邪王毛骨非常殆非人臣之相寶誌見徐陵謂曰此兒天上石麒麟也磊落

貞觀事致君樸直詞涑曰鄭公在貞觀時多所獻替新史言犯顏正諫議者謂雖貴胥不能過家聲蓋六合夢弼曰謂其家聲蒲乎天地四方也行色何其微涑曰

謂魏佑之交廣不稱家聲也莊子盜跖篇車馬有行色遇我蒼梧陰忽驚會面

稀議論有餘地夢弼曰莊子養生主篇恢恢乎必有餘地矣公侯來未遲

夢弼曰言為卿相未晚也虛思黃金貴師曰言黃金不足羨也趙曰貴當作遺公在貧困之

中故思以黃金饋之自笑青雲期師曰以卑官為可哂也趙曰言貴達如在青雲之上自笑

其期之遠也【澤堂】曰黃金用盡青雲契闊此語兼賓主言

長卿久病渴武帝元同時【沫】曰司馬相如傳蜀人揚得意為內監侍上上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為此賦上驚乃召問相如【趙】曰此魏佑病而能文不如相如之遇也【師】曰甫有渴疾故自比相如相如雖遇武帝官亦不甚顯也

季子黑貂弊得無妻嫂歎【沫】曰戰國策蘇季子說秦王不行黑貂之裘弊大困而歸至家妻不下紝嫂不為炊【趙】曰以比魏佑之有才而困厄也【夢弼】曰甫以蘇秦自比也

尚為諸侯客獨屈州縣卑【夢弼】曰按集有詩云甫也諸侯老賓客是也或謂上四勾皆指魏佑恐非也【澤堂】曰獨屈州縣卑非自道必指魏言

南遊炎海甸浩蕩從此辭【師】曰炎海即南海甸謂郊甸浩蕩遠皃【夢弼】曰甫言與魏從此分別而遠去也左傳請從此辭

窮途仗神道【夢弼】曰言舟行之險神其相之也

世亂輕土宜【師】曰言避亂而輕去鄉土也

解帆歲云暮【夢弼】曰詩歲聿云暮

可與春風歸夢弼曰言魏之行早春可至來廣矣出。入朱門家夢弼曰此已下言交廣繁富也華屋刻蛟螭玉食亞王者洙曰洪範惟辟玉食夢弼曰侯門奢侈亞於王者見綱紀亂矣樂張游子悲夢弼曰以魏為客也侍婢艷傾城夢弼曰外戚傳李延年歌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綃綺輕霧霏輕一作烟掌中琥珀鍾行酒雙逶迤夢弼曰逶迤匝貌新歡繼明燭梁棟星辰飛兩情顧眄合珠碧贈於斯夢弼曰博雅碧壚玉也相如子虛賦錫碧金銀趙曰珠碧交廣之所有也夢弼曰儻與侯門投合必蒙珠翠之惠也上貴見肝膽下貴不相疑相一作見心事披寫間氣酣達所為夢弼曰人相知貴相知心是以所為無疑忌也錯揮鐵如意莫避珊瑚枝批殆自道其平生所過有可思者洙曰石崇傳崇與王愷爭豪武帝每助愷嘗以珊瑚樹賜之高二尺許枝柯扶踈世所罕比愷以示崇

陽

崇便以鐵如意擊之應手而碎愷既惋惜崇曰不足恨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樹高三四尺者六七株夢弼曰雖珊瑚寶擊碎之不吝况其池乎

始無逸邁興終慎賓主儀趙曰雖氣之豪邁而賓主之儀不可不慎也澤堂曰自出入朱門家以下九勾極言豪貴從遊之樂終戒之以慎儀此無已太康之意也

戎馬闇天宇嗚呼生別離澤堂曰極言遠遊賓主之樂末復自傷世亂相離意欲魏佑到彼而勿以流湎失身於非人也

冬晚送長孫漸舍人歸州鶴曰大曆三年冬晚作澤堂曰詩中述漸留連久不歸之意而題曰歸州則可知其當歸而尚滯也

參卿休坐幄夢弼曰參卿言長孫巾屋坐於帷幄為參謀也

蕩子不歸鄉洙曰古詩蕩子行不歸夢弼曰甫自謂也澤堂曰二勾言長孫倦遊不歸非甫自謂

南客瀟湘外趙曰公北人也而在湘潭是為南客澤堂曰南客摠言彼已亦非甫自稱也

西戎鄠杜傍洙曰

鄠縣杜陵俱在長安【趙】曰是年吐蕃寇邠靈州京師戒嚴衰年傾蓋晚【林】曰鄒陽傳傾蓋如故【夢弼】曰家語孔子之郯遭郯子於塗傾蓋而語【澤堂】曰此勾方言甫初識長孫而又將別也費日繫舟長【趙】曰言舟留滯而未行也會面思來札【趙】曰言欲會面則每思來札所以預屬其寄書也銷魂逐去檣雲晴鷗更舞風逆鴈無行【趙】曰言別時景也匣裏雌雄劍吹毛任選將【夢弼】曰吳越春秋干將莫耶之劍能決吹毛遊塵【澤堂】曰任其擇利刃持去也

陪裴使君登岳陽樓【鶴】曰大曆四年初春作裴使君必岳守故用陳蕃事

湖闊兼雲霧樓孤屬晚晴【批】遠近濃淡著色有情【澤堂】曰雲霧增其闊晴光增其孤此用意嫉處禮加徐孺子【趙】曰後漢徐孺子豫章南昌人時陳蕃為太守以禮請署功曹穉既謁而退蕃在郡不接賓客唯穉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後舉有道【夢弼】曰徐孺子公自比也

詩接謝宣城【洙】曰謝玄暉為宣城郡太守時之宣城有云江路西来永歸流東北鶩天際識歸舟雲中辨江樹【夢弼】曰甫以謝比裴也**雪岸叢梅發春泥百草生**【夢弼】曰記時也**敢違漁父問從此更南征**【洙】曰史記屈原行吟澤畔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至此原曰舉世皆濁而我獨清衆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夢弼】曰甫自此欲之潭如衡也

送重表姪王砅評事使南海【鄭】曰砅理罽切水深至心曰砅今作厲【鶴】曰詩云番禺親賢領謂李勉為廣州刺史當是大曆四年春岳州作

我之曾老姑【補注】爾雅曾祖王父之姊妹為曾祖王姑**爾之高祖母爾祖未顯時歸為尚書婦**【鶴】曰王珪貞觀十年拜禮部尚書【修可】曰西清詩話云唐書烈女傳王珪微時母盧氏嘗云子必貴但未見與汝遊者珪一日引房杜過之母曰汝貴無疑所載止此質

之子羨是詩我之曾老姑爾之高祖母則珪母杜氏非盧氏也且一婦人識真主於側微其事甚偉史闕而不録是詩載之為悉世號詩史信不誣也同江詩話云西清詩話辨王珪母姓杜不姓盧引少陵詩為證今觀其詩不特不姓盧乃珪之妻非母也史氏之訛如此少陵詩云我之曾老姑爾之高祖母爾祖未顯時歸為尚書婦則知珪之妻也

隋朝大業末房杜俱交友 趙曰王珪與房玄齡杜如晦同學於文中子則交友可知矣

長者来在門荒年自餬口 洙曰陳平門多長者車轍左傳餬其口於四方

家貧無供給客位但箕箒

俄頃羞頗珎寂寥人散後入怪鬢髮空吁嗟為之久自陳剪髻鬟鬻市充杯酒 洙曰晋陶侃母嘗剪髮具酒食延賓客 澤堂曰叙得亦不凡

上云天下亂宜與英俊厚向竊窺數公經綸亦俱有

次問最少年虬髯十八九 趙曰太宗有虬髯

子等成大名皆

因此人手下云風雲合龍虎一吟吼【夢弼】曰喻君臣唱和也易乾卦

雲從龍風從虎願展丈夫雄【夢弼】曰後漢趙溫曰大丈夫當雄飛安能雌伏得辭兒

女醜秦王時在坐真氣驚户牖【趙】曰秦王太宗也馬援曰乃知帝王自有

真也【澤堂】曰應虬髯勾及乎貞觀初尚書踐台斗【洙】曰珪貞觀中以侍中輔

政夫人常肩輿上殿稱萬壽【夢弼】曰夫人常以命婦預朝會也按唐會要命

婦朝謁並不得乘擔子其尊屬年高特敕賜擔子者不在此例後漢馮勤母年八十每朝會詔敕勿拜令

御者扶上殿【鶴】曰三代之制諸侯之婦曰夫人唐外命婦之制文武官一品國公母妻為國夫人三品以

上妻為郡夫人六宮師柔順法則化妃后【鶴】曰通典云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

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又鄭玄云帝嚳有四妃以象后妃四星唐因隋制

皇后之下有貴妃淑妃德妃賢妃【夢弼】曰後漢曹世叔妻姓班氏名昭字惠姬帝數召入宮令皇后諸貴

人師事焉至尊均嫂叔盛事傳不朽鳳雛無凡毛五色非

爾曹【趙】曰南史謝超宗作殷淑儀誄帝大嗟賞謂謝莊曰超宗殊有鳳毛【夢弼】曰爾曹指王砅也【澤堂】曰舊說言五色豈非爾曹乎亦是此爾曹乃爾曹身與名俱滅歷塊過都見爾曹之爾曹言他人之曹也不然不可解矣往者胡作逆乾坤沸嗷嗷【洙】曰謂安祿山作亂也吾

客在馮翊爾家同遁逃爭奪至徒步塊獨委蓬蒿【夢弼】曰言幾死于草萊也逗留熱爾腸十里却呼號自下所騎馬右

持腰間刀左牽紫遊韁飛走使我高【夢弼】曰公言天寶十五載避亂曰輟自馬載我使走免難於危險之中也苟活到今日寸心銘佩牢亂離

又聚散宿昔恨滔滔水花笑白首【趙】曰公言在潭州濵於江故云【夢弼】曰水花即浪花公時旅寓于潭也春草隨青袍【洙】曰哀江南賦青袍如草廷評近

要津希曰漢宣帝地節三年初扵廷尉置左右平負四人後漢光武省右平唯有左平魏晉以来直謂之廷尉評夢弼曰廷評即評事也要津言官清要也**節制收英髦**希曰唐天寶中緣邊禦戎之地置八節度使得以專制軍事節制之名本扵此故常衮節度使制云統節制之師此言廣南節度使也夢弼曰言南海節度使幕中收錄賢材如王評事輩真得人也**北驅漢陽傳**洙曰唐制鄂州有漢陽縣傳張戀切傳車也如令之乘驛是矣**南汎上瀧舠**鄭曰瀧音雙舠音刀洙曰舸小舟也嶺南人呼急湍為瀧夢弼曰集韻瀧水名在嶺南韓昌黎瀧吏詩南行逾六旬始下昌樂瀧師曰謂自北驅車而来遂從此南泛海而往也**家聲肓墜地利器當秋毫**洙曰肓墜地言能自振立不令委墜廣詗曰不逢錯節盤根何以知為利器也**番禺親賢領**鶴曰番音潘禺音虞洙曰縣名屬廣州趙曰必宗室之子為節度也鶴曰按舊史大曆三年十月以京兆尹李勉為廣州刺史充嶺南節度使五年勉猶一出兵共討臧玠則所謂親賢者蓋指勉也**籌運**

神功操大夫出盧宋趙曰廣州節度使清白者四裴迪先李朝隱宋璟及盧奐所以比大夫於盧宋而又謂出其上也寶貝休脂膏趙曰謂廉潔而不汚於貨利也昔漢孔奮清潔身處脂膏而未嘗自潤洞主降接武趙曰降戶江切廣南有溪洞蠻其長謂之洞主禮記曰堂上接武言相繼而降也曰洞主聞王砅之賢皆繼踵而歸順也夢弼海胡舶千艘夢弼曰舶捕格切大船也艘蘇刀切船總名也言舶容皆来交易也番禺雜錄蕃商遠國運奇貨非舶不可船總名艘猶今言幾隻也我欲就丹砂跋涉覺身勞夢弼曰南海勾漏縣出丹砂安能陷糞土有志乘鯨鰲或驂鸞騰天聊作鶴鳴皋批鸞比王鶴自喻夢弼曰羨王砅鎮此得就丹砂以鍊養或能驂鸞御鶴高舉以飛鳴也別賦駕鶴上漢驂鸞騰天詩鶴鳴于九皋

過南嶽入洞庭湖鶴曰時大曆四年正月公自岳陽之潭州

洪波忽爭道。岸轉異江湖。鄂渚分雲樹。衡山引舳艫。
杜 終勝寒儉 洙 曰鄂渚在江夏西黄鶴磯上 師古 曰
舳音軸艫音盧 鄭 曰說文云舳舟尾艫舟前也 澤堂
曰江即大江湖即洞
庭只轉岸之間耳
翠牙穿裛槳。碧節吐寒蒲。 趙 曰
槳字
在韻書音獎云所以隱船曰槳今詳其義乃蒜蔣之
蔣耳盖蒲有節而蔣有牙也 夢弼 曰槳王荆公作蔣
當從之裛於及切又於怯切張載泛湖詩春蒜芽露
翠水蔣葉連青 希 曰淮南子原道訓浸潭蒜蔣註云
浸潭之瀾以生苽蔣苽者蔣實也苽讀觚扰之觚蔣
讀水槳之槳今公乃作側聲用何也 澤堂 曰牙在下
故曰穿節在
上故曰吐
病渴身何去。春生力更無。 杜 比他人言
裹又甚矣
壤童犂雨雪。漁屋架泥塗。 澤堂 曰壤童即圬户之歌
類出處未詳豈俗稱耶
側風帆蒲徹。冥水驛孤悠。悠迴赤壁。 趙 曰赤壁在夏
口之東武昌之
西
浩浩略蒼梧。帝子留遺恨。 夢弼 曰所以結蒼梧之
語也留遺恨以舜南巡

狩崩於蒼梧之野故也澤堂曰環回赤壁略過蒼梧曹公屈壯圖夢弼曰所以結赤壁之語

也曹公者曹操也屈壯圖言戰敗于赤壁也後漢紀曹操以舟師伐孫權權將周瑜敗之於赤壁澤堂曰

四勾兩意○聖朝光御極夢弼曰謂肅宗已收復長安也殘孽駐艱虞夢弼曰謂

時吐蕃猶未息也澤堂曰曰聖妃之恨英雄之屈以興時事艱危之感也才淑隨廝養夢弼

曰廝思移切賤也言才淑之人有隨於廝養者蘓林曰廝取薪者養養人者也蒯通傳隨廝養之役者失

萬乘之權名賢隱鍛鑪[illegible]與賢非夢傳野同夢弼曰鍛都玩切小冶也言名賢之士有隱於

鍛鑪者嵇康傳初康居貧嘗與向秀共鍛於大木之下以自贍給澤堂曰以世亂故才賢隱沒公自喻以

邵平之隱於漢張翰之歸於吳然猶不免啼泣者以漂泊未已故也邵平元八漢夢弼曰甫

以飄流未得歸長安所以自歎其不如邵平也張翰後歸吳洙曰晉文苑傳張翰吳人齊王

冏辟為大司馬東曹椽翰因見秋風起乃思吳中菰米蓴菜鱸魚膾曰人生貴得適志何能羈宦數千里

以要名爵乎遂命駕而歸【夢弼】曰甫以南下之遲自比張翰之歸晚也

莫恠啼痕數【夢弼】曰數色角切頻也

危檣逐夜烏【趙】曰檣上刻烏以候風陰鏗詩檣轉向風烏【夢弼】曰謂之逐烏則相逐同行之船也【澤堂】曰危檣夜行雖欲不啼泣得乎

宿青草湖【鶴】曰當是大曆四年赴湖南時宿此

洞庭猶在目青草續為名【夢弼】曰按岳州圖經洞庭湖在縣西南一里荊州記云巴陵南有青草湖與洞庭湖相連周田數百里【鄭】曰荊州記因青草山為名

宿槳依農事【夢弼】曰此言楚人於湖中種田故船槳所宿之旁依之也

郵籤報水程【趙】曰舟中所用以知時也漏籌謂之郵籤古詩鷄人司漏轉更籤【澤堂】曰農即農家郵即驛次槳依農事驛報水程皆異事實景故特記之

寒氷爭倚薄雲月遞微明湖鴈雙雙起人來故北征【夢弼】曰甫有思鄉之意鴈乃北征人之不如也

青

宿白沙驛 公自註初過湖南五里 鶴曰大曆四年春赴湖南時經此

水宿仍餘照 洙曰謝靈運入彭蠡湖口作客游倦水宿 人烟復此亭驛邊沙舊白 夢弼曰湘水記湘水至清深五六丈見底了然白沙如雪赤岸若朝霞綠竹生焉 湖外草新青 澤堂曰白沙驛青草湖皆地名因此點綴 萬象皆春氣孤槎自客星 夢弼曰甫自喻也博物志近世有人居海上每年八月見浮槎來不失期齎一年糧乘之去至一處有郡郭屋舍遙望宮中有婦人織見一丈夫牽牛於渚次飲之驚問此是何處荅曰君至蜀問嚴君平則知之因還以問君平君平曰某年某月日客星犯牛女正此人到天河時也 澤堂曰言此孤舟自是星客也亦有物各和樂已獨孤子之意 隨波無限月的的近南溟 洙曰莊子南溟天池也 趙曰月色之明的的也

上水遣懷 鶴曰大曆四年入潭州時作 夢弼曰本傳大曆中出瞿唐上江陵泝沅湘

有

以登衡山

我衰太平時身病戎馬後澤堂曰此下至擧動見老醜述遭亂奔走之懷蹭

蹬多揣爲洙曰蹭蹬失勢貌安得不皓首夢弼曰甫恨於亂中得病及亂息時

平年又衰老乏見云爲乎揣其蹭蹬失勢如此也驅馳四海內童稚曰餬口

洙曰左傳餬其口於四方註餬鬻也但遇新少年少逢親舊友低顏下

色地故人知善誘後生血氣豪擧動見老醜洙曰言少年不

相知但以老醜見欺而已澤堂曰故舊誘以低顏下色而後生氣豪嘲我爲老醜也窮迫挫曩

懷常如中風走鄭曰中陂仲切洙曰傷世態之薄也朱叔元與彭寵書伯通獨中風狂走

自指盛時一紀出西蜀于今向南斗趙曰公自乾元二年入蜀至大曆五年離

蜀而在楚地乃南斗之分恰十二年矣孤舟亂春華暮齒依蒲柳洙曰言其

暮齒暮年也顧況曰蒲柳之姿望秋先零易衰也冥冥九疑葬聖者骨已朽夢弼曰山海經蒼梧之川其中有九疑山焉舜之所葬處九山相似行者疑惑故名曰九疑蹉跎陶唐人鞭撻日月久夢弼曰陶唐人指羲和望舒也為日月之御鞭撻日月故年華蹉跎也舜雖大聖死骨亦朽人生何苦奔波傷已之不自覺也澤堂曰蹉跎歲月倏忽之狀言堯舜之世易盡也中間屈賈輩讒毀竟自取夢弼曰至若屈原賈誼皆以讒毀廢黜困於長沙投於汨羅果何益乎皆眼前之可吊者此乃有所以兩言之矣鬱沒二悲魂一沒作悒澤堂曰悲疑妃字蕭條猶在否崷崒清湘石之夢弼曰崷音酋崒蒼沒切崷崒山峻貌澤堂曰崷崒以下至罕有言刺船之刻曰以演義也逆行雜林藪篙工密逞巧宋曰操舟者矜其能也氣若酣杯酒謌謳互激遠回斡明受授夢弼曰斡烏括切轉也言篙工操舟若神回旋斡轉相呼相命以求水脈明得受授之術

也

善知應觸類善一作蓋各籍頫脫手宋曰頫脫喩敏捷也古來經

濟才何事獨罕有墨趙曰觀篙工之逞巧回斡如此知此者應能觸類而推凡事皆籍鋒頫脫見之手乃能妙絶也欲求經濟天下如操舟之妙何獨罕有乎蒼蒼衆色晚費袞曰言天暮也澤堂曰以下敘日暮危險之狀熊挂玄蛇吼黃羆在樹顛正為

羣虎守趙曰詩疏曰羆能攀緣上高樹見人則顛倒投地而下也柳子厚作熊說云鹿畏貙貙畏虎虎畏羆觀公詩意以羆在樹而守虎明矣費袞曰熊羆蛇虎皆喩盜賊祿山之亂天下群盜乘隙而起

羸骸將何適履險顏益厚費袞曰甫冒險奔走又思其故益厚顏也庶與

達者論吞聲混瑕垢費袞曰言汨沒流俗也左傳國君含垢瑜瑾匿瑕澤堂曰不可與衆人道只吞聲而不知人瑕垢也

三

湘夫人祠師曰山海經曰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郭璞疑二女者帝舜之后不當

真 麻

降小君為夫人因以二女為天帝之女以余考之尭之長女娥皇為舜正妃故曰君其二女英自宜降曰夫人也故九歌辭謂娥皇為君謂女英為帝子各以其盛者言之也大曆四年春作

肅肅湘妃廟【沫】曰肅肅敬也詩肅肅在廟空墻碧水春蟲書玉佩蘚燕舞翠帷塵【澤堂】曰蘚被於佩而虫又飾之塵擁於帷燕又舞弄也晩泊登汀樹【澤堂】曰登字不襯於樹當考舊説汀樹水邊林樾也微馨借渚蘋借一作惜【澤堂】曰唐人女郎祠渚蘋行客薦此勾亦有此意蒼梧恨不淺染淚在叢筠【鶴】曰竹紀云湘竹亦曰湘妃竹生瀟湘亦引博物志云舜南巡死於蒼梧二妃淚下染竹成班二妃為湘神故曰湘妃

祠南夕望【鶴】曰與前篇同一時作

百丈牽江色【沫】曰海賦揭百丈所以牽船也連竹為之【夢得】曰楚謂牽船索曰百丈孤

舟汎日斜興来猶杖纚【夢弼】曰興許應反目斷更雲沙山鬼
迷春竹【洙】曰屈原九歌山鬼詞余處幽篁兮終不見天路險難兮獨後来湘娥倚暮
花【洙】曰湘娥屈原所謂湘君也湖南清絶地萬古一長嗟

遣遇【鶴】曰大曆四年春自岳之潭作

磬折辭主人【洙】曰莊子漁父篇夫子曲腰磬折言其恭也【余】曰腰曲如磬之折開帆
駕洪濤春水滿南國【夢弼】曰謂春水生也朱崖雲日高【鄭】曰即潭州之
丹崖【夢弼】曰南嶽記丹崖即仙人宮也【澤堂】曰朱崖如丹崖赤壁舟子廢寢食飄風
爭所操【夢弼】曰言操舟乘風而行也【澤堂】曰風爭舟子所操言其危也我行匪利涉
【夢弼】曰易利涉大川謝爾從者勞【夢弼】曰從才用切石間采蕨女鬻菓
輸官曹菜一作市一作米丈夫死百役暮返空村號【洙】曰譏役斂煩

重也聞見事略同[趙]曰言所聞所見皆似此應官曹之誅求也刻剝及錐刀[趙]曰左傳錐刀之末貴人豈不仁視汝如莠蒿[補註]何趙曰兩句通義言為貴人者豈是不仁而以莠蒿視汝等耶索錢多門户[宋]曰誅求不一也喪亂紛嗷嗷奈何黠吏徒[夢弼]曰黠姦猾也漁奪成逋逃[夢弼]曰謂侵奪如漁獵然不以法也所以下户皆走竄自喜遂生理花時甘縕袍甘一作貫[鄭]曰貫侍夜切饋也[洙]曰語衣敝縕袍[師]曰甫覩百姓困於賦後如是又自喜遂其生理雖遇花時甘心衣縕絮而不辭

解憂[鶴]曰此詩當是大曆四年自岳入潭時作

減。米。散。同舟路。難。思。共濟。[批]言外款曲向来雲濤盤[公自註]雲濤盤灘名極為險阻衆力亦不細[趙]曰此言雲濤之間盤轉未出乃方言謂之盤灘散米與

同舟之人所以謝其用力也【夢弼】曰雲濤盤乃至險之難實藉衆力操舟故得利涉譬患難之際賴衆力扶持故得安是以昔賢計其安危衣食與衆同享其充足夫何憂患之不濟乎甫之減米亦為國憂以天下之意者也

呀坑瞥眼過 坑一作帆【鄭】曰呀虛加切【趙】曰呀坑者旂坑如口之呀開也【夢弼】曰坑一作吭吭胡郎切瞥匹蔑切呀吭乃難口也

飛檣本無滯 【師】曰言至危也

得失瞬息間 【夢弼】曰瞬音舜目動也

致遠宜恐泥 【夢弼】曰論語泥乃計切滯也陷也【補註】朱子曰文字好用經語亦一病老杜詩致遠宜恐泥東坡寫此詩到此句云此詩不足為法【澤堂】曰須刻間尚有得失宜恐致遠而滯也

百慮視安危分明曩賢計茲理庶可廣拳拳期勿替 【澤堂】曰前賢亦以安危為慮宜廣推茲理以濟危險也

宿鼇石浦

【鶴】曰大曆四年自岳 八 潭時宿此遂賦此詩

早宿賓從勞仲春江山麗飄風過無時舟檝敢不繫

一作不敢驚曰飄暴風也【洙】田塘澹暮色日沒衆星嘒【夢弼】曰嘒呼惠切詩
召南嘒彼小星註嘒微貌缺月殊未生青燈死分翳【杜】極明滅之態安得不悲
【洙】曰青言無光也【夢弼】曰分翳謂半暗也【澤堂】曰死時半翳半明即謂分也窮途多俊異
【澤堂】曰不能徇俗故俊異之士多見窮途亂世以恩惠【趙】曰俊異之士在窮途則膏澤不下
於民而亂世亦蒙其恩惠鄙夫亦放蕩【夢弼】曰甫自謙也草草頻卒歲【夢弼】
曰草草勞貌卒歲謂經歲勤動也斯文憂患餘聖哲垂彖繫疊韻【杜】此彖繫亦何
當始膚引耳【趙】曰易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師】曰言彖繫之作在仲尼不遇之日自古文士多因憂患中
而作文甫是詩之作蓋亦憤懣而有所激耳

纂註杜詩澤風堂批解卷之二十四